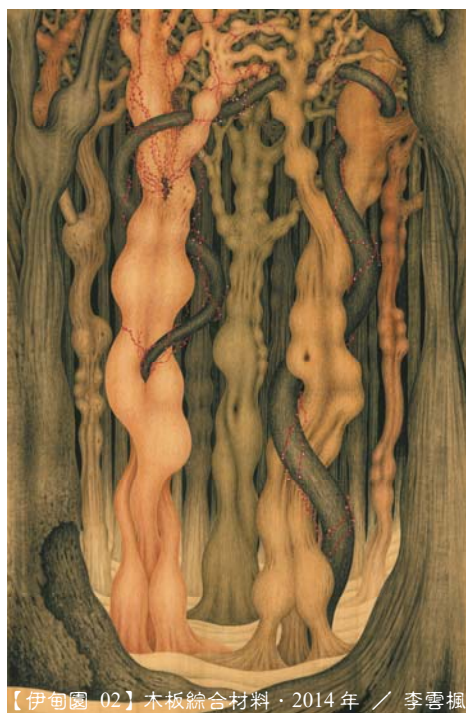


新大陸



【伊甸園-02】木板綜合材料·2014年 / 李雲楓

- 散文詩專頁
- 中國民刊主編小輯
- 格呂克的詩
- 阿富汗詩兩首
- 世界文學語境下的華人詩學文化

詩雙月刊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21

創刊三十周年紀念號

187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 許露麟 我是風 4
 少 沉 雙城 4
 方壯霆 天涯海角、月亮石 4
 秋 原 大疫小輯 5
 方 華 秋境 5
 陳銘華 鸚鵡、戰爭與和平、萬歲！萬歲、回到從前 6
 杜文輝 雜技、這一片魚塘現在屬於我 6
 林曉波 玻璃缸 6

詩創作

- 向 明 不像狗的人、燈塔和菜頭、殘存 7
 方 明 寂寞局勢 7
 彭國全 家鄉的海濤聲 7
 殷 剛 放逐 7
 林煥彰 九份山城在霧裡、極靜，夜晚的山城 8
 冬 夢 牆頭之綠、無塵無染、微塵無傷 8
 余問耕 寫詩者言、戰火紋身 8
 陳廣德 止不住的寒、正在粘貼 9
 秦 風 撞破頭顱拼接自己與祖國 二首 9
 欄 欽 歷史這條路 9
 林 啟 心波 外一首 9
 應風雁 想起初相見 9
 洪君植 人間世 10
 韓秀山 初冬、觸摸冬天 10
 童 童 斑馬 10
 依 雯 曾經不在 10
 非 馬 把自由還給……、同影子辯論 11
 陳葆珍 感懷 11
 陳聯松 哀歌為誰而鳴 11
 張 耳 2021 暑假 12
 夏 子 守夜人 12
 夏 露 暴雨決定了關鍵情節、綠色大海 12
 馬 莉 花鳥島、年輕的歌手、理想主義者 13
 項美靜 沉默，洞穴絕望的語言 13
 蘇 拉 慢板、晚歌 13
 楊于軍 秋分斷章 21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陳聯松 (北 加)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羅馬蘭 尖叫的五丁包子、路過、大凶之年 22
 陳華美 一場雪 22
 施雲 中斷術 22
 嚴力 早餐、口音、手機 23
 李斐 給網友——s-n 23
 蘇楷 石頭火車 23
 遠方 秋 24
 輕鳴 量子糾纏 24
 于中 冬 24
 伊沙 伊朗片、希臘片、塔吉克斯坦片、英片 25
 圖雅 終夜聆聽、不哭 25
 水央 後遺症、海灘落日 25
 王性初 蟋蟀的情歌 26
 逸雲 散步紀實 26
 謝勳 社交群組 26
 達文 別有洞天、神遊記、戲劇、無端 27
 銀髮 逃馬 27
 夢楚原 世道、淹沒 27
 李國七 不可言狀、暫停路邊 28
 吳濤 觀月、在這個世界 28
 雷寧 鐘聲 28
 北塔 解域 29
 張朴 只差幾步、不同的時間 29
 宋逃 配眼鏡的女作曲家在上海 30
 陳映霞 玉手鐲 30
 馮晏 氣溶膠 31
 耘乙 新樂府人物 31
 楊河山 奧哈拉嗶嘰聲 三首 32

中國民刊主編小輯

黃梵 野貓 14
 吳海歌 我們在床單上起起伏伏 14
 陳韶華 春鳴 14
 麥子 不謀而合 14
 康城 當時 14
 李賢平 耳聽或者目擊的城市 15
 曉音 桉樹葉子嘩拉嘩拉的響 15
 孫守紅 春天來到荒野 15
 宗昊 風 15
 阿索拉毅 萬達廣場 16
 趙衛風 鳥鳴澗 16
 笑程 暗夜 16

莊曉明 波蘭的憂鬱 16
 楊然 冷的溪谷 16
 玄魚 腦袋給人生對佳若 17
 木行之 老漁翁 17
 陽子 污跡 17
 孫立本 白雪中的黑煤球 17
 吳常青 塔山黃昏 17
 中島 叔同兄 17
 野鬼 陀螺 18
 郁郁 白的更白，黑的更黑 18
 胡仁澤 3月26日 18
 周鵬程 新的一年 18
 周統寬 這個夜晚 19
 阿爾 天鵝卷子 19
 楊平 銅罐古鎮 19
 白江 記憶 19
 劉曉簫 人類的肉身 19
 李日月 痛苦哲學 20
 劉清泉 夜哭 20
 林榮 卷首語 20
 張後 三隻黑天鵝 20
 冷眉語 叫醒 20
 麥子 我沒能鎖住身體內奔湧的淚水 20
 周慶 畫餅的人 21
 水香怡 葉芽記 21
 章治萍 哭譚嗣同 21

譯詩

戴旺 格呂克的詩 32
 蘇拉 Mark Strand 詩選譯 33
 段躍初 阿富汗詩兩首 34
 夢楚原 拍岸曲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 34
 岩子 月夜 ◎約瑟夫·封·艾欣多夫 34

評介

陳亞平 世界文學語境下的華人詩學文化 35
 金敦 重上詩意的美學殿堂 38
 逸雲 初探“君生我未生”…… 39
 羅簫 新現象詩寫作有感 40
 劉耀中 佩特魯斯·拉米斯 42

詩訊

封底裡

我是風

我是風嘯嘯吹過一座純樸的鄉村癡想與日月恆久的那棵千年老榕樹枯萎的葉子一塊在掉落，吹過田園裡那一片一直想攀爬滿天空金黃色的麥穗在晃首，基因轉基因呀咩咩一群克隆的綿羊遍野在尋覓青草。

吹過斷垣殘壁硝煙繽紛的戰地拖著火光的導彈與噴射戰機，被囚在鐵籠裡焚燒的哀嚎瞪目滾落黃沙的頭顱淚水滲入血液在伸訴，憤怒中的火山震撼著潰爛的大地霧霾深埋的城市間我頓時失語在一個風和日麗很不妥協與互相糾結的空間裡。

我是風把海吹出一列又一列的海浪越過客貨油輪戰艦潛水艇一群迴游的鯨魚混雜密集的大洋深海，掀起一波又一波驚濤駭浪撞擊恆古的礁石斷崖冰山爆開一朵又一朵一瞬即逝又返回的浪花成為那一陣陣不斷不止在巡弋中的煙火。

我欲嘎然殞落於海陸線間拋棄自由翱翔的蒼穹背馱一切的風浪一架失聯的客機一艘郵輪的骸骨一堆漂浮的垃圾一群小龜的屍體一些殘破的貝殼一雙深陷的腳印一片浪花一陣風相擁咽鳴灑淚在靜靜的時間沙灘上。

2015. 3. 於岷

■少況

雙城

他把兩隻手分別伸進紅汽球和藍汽球，汽球沒爆，也沒漏氣憋掉。透過薄薄的膜，隱約看見他的手在裡面張開握緊。三月初的北方，他光著腳，褲腳短，裸露腳踝。廣場的地面冰涼，鴿子咕嚕咕嚕的叫聲裡夾雜他磨牙的聲音。

鴿子圍成一圈，停在半空，一枚靜頓。鴿子是他花錢請來的觀眾。

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學生弟弟，比我小一歲，戶口本上是這麼寫的。小時候，他矮我一截，總是跟在我屁股後面，幫我算賬，出主意。有一次，我撿到兩塊錢，拉著他一起去玩打汽球遊戲。我一槍未中，他彈不虛發，氣的我用槍拖使勁砸向他的後背，他躲閃不及，撞向牆上的汽球。沒想到汽球沒爆炸，弟弟不見了。我哭著求老闆把那隻黃汽球摘下來放氣，但他神秘地笑笑，往黃汽球上一靠，也不見了。我嚇得暈了過去。等我從醫院出來時，已經過去了三十年。父母因為悲傷，移民去了清邁。我用他們留給我的積蓄，什麼也不做，天天畫汽球。畫好一隻，飛走一隻，我兩手依舊空空。

2021年寄自南京

天涯海角

聽說，她仍在天涯流浪，戴著迷人的面紗；而他已從海角歸來，疲憊的身子沾滿腥味的風塵。漂泊天涯海角是他們初衷的浪漫，也是今天失落之惆悵

海角的深處有太多似有若無的沉船和孤魂，在變幻無常的驚濤駭浪中，吟嘯著他們的故事；就像那對情人，不見人面

2021年7月15日

遊合恩角（Cape Horn, 智利），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南非）感嘆。

月亮石

在月亮石沙灘拾撿月亮石，簡直是大海撈針；或許是太著名而被“淘寶”淘光了。我逛街時發現，手指甲大小的月亮石，市價是每粒一刀

滿沙灘都有不少帶白的小石子，但要稱得上月亮石，必須先有透明的石身，再有表面的白色塗抹，就像被打字機的塗改液塗鴉了一兩筆

無人知曉，沙灘的石子是來自大海，或源於陸地。說來自大海嘛，誰也不知道一排一排洶湧波濤拍岸的滾滾泡沫裏，發生了什麼事。肉眼可見的是海浪跑上跑下，忙得不可開交，但沙灘上的石子紋絲不動。但如果說是源自大陸，似乎也說不過去；與岸上的地質土壤相比，沙灘上的石子簡直就是奇珍異寶

渡假歸程前半小時內，我們居然在月亮石沙灘撿到了三粒月亮石。興高采烈的程度，不亞於淘到了金子

2021年5月9日

月亮石沙灘（Moonstone Beach）位於加州太平洋海岸中部的小鎮 Cambria。

■秋原

大疫小輯

第二 1/2 次世界大戰

人類經歷過兩次悲慘的世界大戰後，加上各個大國都擁有核武，所以終於學乖，不敢再掀起另一次大戰。這幾十年，只在一些可憐的小國打打傳統戰爭，雖然也死了人，但總有人靠戰爭撈到油水，這也不在話下了。

想不到二〇一九年，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病毒大軍發動大戰。這支厲害的大軍首先拿下吃的最多，製造小孩也最多的國家。然後不管你擁有什麼最先進的武器，它所到之處，各國一敗塗地，千百萬人聲嘶氣絕。這場大戰跟前兩次截然不同；沒有敵友之分，陌生的，親密的都可能是敵人。也沒有什麼戰線，更沒有什麼談判、撤退、停火、換俘，甚至想無條件投降也不成。更慘的是，大敵當前，人類不僅不互相扶持，反而爭權奪利，互相殘殺，讓千千萬萬家破人亡，恐惶失措的老百姓火上加油，雪上加霜，痛不欲生。

當病毒大軍壓境，肆虐橫行，人人心驚膽跳，各自忙著鎖國封城，搶糧搶藥。死的死，躲的躲。可是當死亡人數和確診病例剛剛下降，沉不住氣的人卻馬上一窩蜂湧到街上，忙著吃喝玩樂。殊不知病毒大軍也恰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者，屢屢捲土重來。結果，城市關了又開，開了又關。死亡人數就像

被愚弄的股市，漲了又降，降了又漲。無辜的老百姓重重複複地飽受折磨。幸運的是，兩年下來，人類除了用口罩、面罩、手套、消毒劑對抗病毒以外，更研發了疫苗，作為武器。可是，偏偏就有不少愚昧、怯懦、自私、反口罩、反疫苗、反科學的義和團不僅不對抗病毒，而且更害人害己，導致更多的死亡與傷害。到目前，全球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已超過五百萬人，確診病例超過兩億五千萬。至於隱瞞或少報的人數也只有天曉得。嗚呼！這樣糟糕的情形，人類要脫離病毒大軍的佔領恐怕也遙遙無期。

起因

直到今天，聰明得可憐的人類對新冠肺炎病毒大軍的出現，仍然是一團謎，仍然是眾說紛紜的羅生門。有人問秋原，秋原答曰：禍從口入，毒從心出！

向

所有死於新冠肺炎病毒的亡靈與家友致哀！

為真理捨身的李文亮醫師致敬！

所有醫護人員致敬！

所有的店員，司機、工、農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員致敬！

所有研製疫苗的科學家和接受試驗的志願者致敬！

所有接種疫苗的人，尤其是年長者致敬！

所有遵守防疫安全措施的人致敬！
隱瞞真相，滿口謊言的混蛋致以中指。

反口罩、反疫苗、反科學的混蛋致以中指！

加利福尼亞·大疫二年·冬夜

■方華

秋 境

菊 開

站在風中，有點孤僻，有點冷傲，也有點傷感。

如果把它比作一位孑子玉立的少女，那是你看到了它的美麗。如果把它比作一位皓髮的長者，那是你看到了它的蒼涼。

菊不說話，菊的語言是它冷冷的香。輕輕的，淡淡的……

在歲月的竹籬旁，它在等那讀懂花語的人。

雁 飛

秋天的羽痕，是誰回家的軌跡？

它無聲地刻在，一個人的心壁。

沉默著，把流浪的心情馱在羽翼之上，朝著溫暖的方向。

如果你不抬頭，你就不會發現人生的高遠。

如果有一聲淒鳴驚醒你的睡夢，那是一隻落單的鄉愁，被明月照亮。

蘆 飄

比西風更瘦。

瘦著的，還有頭上的白髮，和白髮一樣飄飛的詩情。

在歲月的水邊，風已不能閱讀，陽光也不能閱讀，那些枯敗的歲月，和失落的語言。

兩手空空，心也空空。但在生活的北岸，永遠不會站成一位禪者。

只是，身子骨挺著，在風中。

2021年寄自安徽巢湖

■陳銘華

戇 鳩

讓銅像們怵目驚心，配備原始社會斬首性能的竟是綠鳥們羅織選票，要將昂高*頭顱從自己便溺中解放出來的一種遊戲——從寶島流行到阿美利堅帝國的頻率薄若刀鋒

2020年6月22日

*同詩題廣東俗話的諧音。

戰爭與和平

去年的選票上面有數十萬亡魂在哭泣：黑暗需要光明，光明也需要陰謀

眼睛無聲無息無色地把披在所有人身上的皮都掀開了

2021年4月25日

萬歲！萬歲

體內終於修煉成精的一隻狐狸，喜歡吞陰吐謀，而且還愛上了激進、躁狂、發燒的女人和男人

Foxmania! Foxmania!

2021年5月7日

回到從前

日曆一下子翻到七七。抗疫如抗戰，開車如新得駕照，鍵盤如昔熒屏如昨……居家辦公經年，消毒水時時勤擦拭，第一天上上班的心，依然

處處惹塵埃

2021年7月7日

■杜文輝

雜 技

在高處，在空氣中，鐵架之間。

女人從男人的手裡飛出，被另一個男人接住；從另一個男人手中飛出，被又一個男人接住。不斷地飛出，接住，接住，飛出……

女人翻著筋斗、魚肚白，如魚得水。女人和男人穿插得份外開心、得意、藝術。

觀眾驚艷，刺激，喝彩。然而，上帝忽然從觀眾椅子上站起來，摘掉了帽子，大喝：

“停下來，停下來都給我停下來。”

這一片魚塘

現在屬於我

這一片魚塘現在屬於我，這個下午屬於我，陽光屬於我。我背對著我來時的池。

我也是一條魚，在魚裡。現在是一位小上帝，在高處，在蘆葦裡，是蔭涼，是伸出的長長的竿子，是垂下的不動聲色的線。

我不釣好魚，只釣那些壞魚。

2021年寄自甘肅

■林曉波

玻璃缸

一、
放到客廳，這就是普通的玻璃缸。如放到故事的開頭，還會一樣嗎？現在就裝滿水：長江的水有多長，黃河的水有多急，老井的水有多深。再養一條黑金魚，一正一反如黑色靈感；又養一條紅金魚作青春一躍。所以說，玻璃缸的空，不是真正的空：比如，盛滿了月光，讓人仰望。遠方的你，每逢佳節看見什麼？塵埃，看不見的塵埃，不知何時落定。透明，沉靜，圓滿。還是不是我的玻璃缸？

二、
玻璃是透明的，也是尖銳的。我就被玻璃扎傷過。清洗魚缸失手，碎片刺入骨肉，看見祖傳的鮮血。好疼哇！不知是我在流血，還是金魚在流血？魚缸，是不是魚的家園？如親人隔離：家中的玻璃缸，玻璃中的家庭。轉身，許多東西都看不透：玻璃不再透明，沒有魚，玻璃缸裝滿了沙。沉默，玻璃的沉默，不是單薄的沉默。碎片最後的喊聲，清脆而尖銳。喂——透明的骨灰盒，應該放到哪裡？

三、
此時，我小心抱著玻璃缸，久久不敢撒手。玻璃缸裡珍藏著魚化石，硅化木，雞血石……這想像的住所，究竟有多大？這塊石子最小卻有高度，來源於青海湖邊。有點像狼牙，讓人想起一個故事：狼啃不碎硬骨頭，磕掉了自己的大牙。嗷——這塊石頭有速度，好像一隻馬蹄。就是千里馬的大蹄，一路把坎坷踏為平原。長江奇石，奇在哪裡？回家，我的飛馬踏過萬里長江，夜空濺滿了閃亮心願。落到水裡而不死，石頭就是石頭。滾滾洪流，永遠也磨不滅我們的國畫江山。

2021年寄自四川

■向明

不像狗的人

有人悄悄對我說：
他像極了
一個不像狗的人

我有點理路不清
便困惑的問：
那他到底本該是什麼？

那人說他本只會搖尾乞憐
現在卻逢人打恭作揖
我看而今人狗兩都不如！

2021/6/6

燈塔和菜頭

詩人豎起一個大姆指
屹立成一座燈塔樣子
因為有詩頭頂上發光
即使在白晝也會指點
目盲者也能看到遠方
迷失者找到他的定點

詩人伸出一根小姆指
很畏縮的指向他自己
像枝發育不良甜菜根
從來沒有機會冒出頭
偶而碰巧也不會投機
詩壞純在自己缺定力

2021/2/25

殘 存

汝早已非窈窕淑女
吾亦不再青青子衿

■方明

寂寞局勢——下午茶隨筆

開始繁殖的下午茶渲染成
高貴的休閒 其實
那是孤寂靈魂悄怳的凝聚
咖啡與釀茶無法沈澱裊裊的唏噓
切片的傷慟如塊塊方正的餅乾
入口香脆卻淹沒在無法消化的腸胃

呷啜剔澈的果汁搖攪透明的話題
統獨黑金整形外遇
都是無法曝曬的交易
自助式點心最易揣測貪婪的窘態
總希冀盛夾滿盤甜膩的幸福
一路隨手採擷竟是煮熟心事的沸點

隨著夕陽打烊
體面的俘虜開始潰散
回家後仍是那張爬滿慾望的單人床
或兩個從不相疊的枕頭

2021年寄自台北

平常府第早已更名改姓
簷前飛燕改向豪宅進軍

說什麼轉形
道什麼正義
不過是一心一意惡學
當年掠奪成性紅小兵

公理竟成敝履
祖先竟成殖民
歷史不再

■彭國全

家鄉的海濤聲

在紐約海岸觀海
湧來了大海的濤聲
我側耳傾聽
從中找尋家鄉海濤的餘韻

聽慣了又諳熟的海濤聲
是那樣的別具一格
似有音樂的連綺音、滑音
心裏泛起家鄉的海濤聲
原來是遊子的思鄉曲

2021/11/12 紐約

■殷剛

放 逐

被時光放逐的孩子
悽惶地呼吸
經緯交織成巨大的網
一場龐大被渺小追殺的戲劇

濁浪翻騰
都市霓虹隱約可見
遵循或打破繁複的規則
人和魚迷失在鏽蝕的鋼筋叢林

我們在模糊的邊界滯留
擁擠著躲閃
困惑在黝黯深處
成為水的囚徒

2021年10月2日上海

■林煥彰

九份山城在霧裡

一片濃霧，
看不到窗外，我
無我，我心中
無我……

霧，在九份
九份在霧裡，
基隆山，在霧裡
我的半半樓，
在霧裡；我也在
霧裡……

霧在，天地間
霧在，我眼中
霧在，我心裡
我不在，我心裡；

迷茫的
霧裡，無我
無我的我，我在
霧中
每一扇窗，都在
它們都在；淚流
滿面……

極靜， 夜晚的山城

寂靜。夜晚的山城，
她是
屬於我的；我
不睡覺……

寂靜的山城，
極靜
每一盞燈，都點亮了夜晚
不發出聲音；我不睡覺
整個夜晚，極靜

極靜的，九份山城
她是真正的
屬於我的；不睡覺的我
不用睡覺……

2021.11.16 九份半半樓

■冬夢

牆頭之綠

所謂美麗
只是風來時
一個摧眉折腰的
姿態

那些吹來的風
那些飄去的雨
我們
同樣清晰可聞

牆頭之綠
我們再無半點感覺
那些年那些月
那些花開那些葉落
那些是紅顏那些是白髮

無塵無染

風吹過園子的大樹
拉響雨後沉沉的一串
鳥聲
我凝神聆聽

雨後的黃昏
雲靄
散開深秋的裙襪
落日是那個方向？

別驚訝別懷疑
期待與你久違相擁這一刻
日出無塵
月落無染

■余問耕

寫詩者言

推之
敲之
絞盡腦汁
均不得其門而入

驀的靈光一閃
李白臨現
頓悟

詩於焉完成

戰火紋身（詩句隱題）

——贈尹玲

戰爭的傷憶貫穿著一生的行腳
火不成灰故鄉異鄉他鄉漂泊的記述
紋雕臉上的灑脫歡唱幾人能看透執著
身心恒背負超重又放不下的纏綿樂痛

微塵無傷

你問
一粒微塵
可以改變整個世界麼？

你說
愛情像捉迷藏的遊戲
時刻緊緊隱蔽在心中

都是我們此生唯一的珍藏
愛是現在
回憶是過去

2021年寄自香港

■陳廣德

止不住的寒

還在路上的枯黃翻過了杠夫的
嗨吆。菩薩保持
慈悲的氣息。另外時刻的脈跳
對夢境有難以理解的
感覺，雨，說來就來了。

雨，把一些唱腔渲染得
如同灰燼，卻
掩飾不了寒。懸浮的忽明忽暗的
燈，也掩飾不了。不斷
到來的身影，或多或少，帶來
也帶走了冰一樣的
呼吸。

樹，已經揚起了一些白，
火葬場的煙囪在此時平靜。此前和
此後的搖晃，也
止不住寒。

正在粘貼

往事一下子回到心頭——

怎麼會呢？幾種毫不相關的
物件，在一起旋轉。

就如海面

那白色的暴躁，就結在藍色的
溫柔上。

光陰的故事從來都是
這般無奈，雖然會有一些
捅不破的紙，
攔住了橫七豎八的標點，西瓜，
芝麻，甚至是雞毛……

終於混在了一起。

在這個沒有入口的

下午，二維碼

正在粘貼讓鬧市回過神來的
這張門票。

■秦風

撞破頭顱拼接自己與祖國

在岸的盡頭，投水。讓一滴水成為另一條河流
在河的盡頭，撞牆。讓滿身血成為另一個城池
在血的盡頭，問天。讓一地碎骨用來拼接楚國

躍入同一條河流與一隻眼睛

永遠是那一顆，楚國的頭顱，奔向楚國那消失的肉身
永遠是那一塊，落日的投石，躍入未來的眼睛與黎明
永遠是那一柱，天問的排浪，破曉的萬物都有詩的光

2021年寄自成都

■欄欵

在也沒必要計較
動物會死去
植物會枯萎
人會凋零

死亡可怕嗎
一點都不值得恐懼
老、殘、病裡煎熬
最終白骨一堆
塵土灰揚

歷史這條路

風 疾吼是那捲起的萬古愁
雷雨掣電是千年劍戟的鑄煉
一場火海吞噬歷史的碰撞
它沒有恆常的聖人
只有過客的一齣戲
主宰 生與死
權與錢的界線

盛衰無常
強國只是騙局
人是啥玩意

我們將會在歷史上慢慢死去*

2021年8月17日寫於八德

*有感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民兵攻陷
首都喀布爾引發難民潮，尤其“女權”更
受世人矚目。來自網路新頭殼 newtalk 報
導：網路流傳阿富汗少女自拍影片，泣訴
阿富汗婦女被遺忘“我們將在歷史上慢慢

■林啟

夏風連吹
水波難靜
世事如風
心波難平

心波

外一首

山間村莊

重重青山圍住
低谷村莊
錯落灰舊矮房
居中暗紅煙囪
高直獨豎

2021年寄自多倫多

■應風雁

想起初相見

要慢慢底等待 時間
從透明形成灰階
開出彩色 然後變黃
倒進玻璃杯
由上沿著杯壁下流
填飽澄黃汁液
聽泡泡破滅
看透光的成色
並且輕輕嗅一下
然後 想著他的滋味

2021年寄自新竹

■洪君植

人間世

35.

看著窗外圓圓的月亮
想起好久沒有摸乳房
精子在燃燒
卵子靜止不動
生產不出熟悉
或陌生的你
神和人都已腐朽
算了吧
還是
讓乳房像兩座墳塋
照耀天上飽滿的
月亮

51.

在火葬場
人變成骨灰盒
大小的時間
一個半小時

58.

7號地鐵
站台旁一隻玩耍的
碩大的老鼠
向乘客招手

59.

你曾經問我
你的詩
為什麼都很真實
我不加思索告訴你
改變不了世界
只好改變自己
我不是龍
不會飛
望著窗外的菩提樹
那裡有一隻鳳凰
在喃喃私語

■韓秀山

初冬

初冬總讓我想起春風
其實是想借幾縷東風吹吹暖風
也許會邂逅蝴蝶
教一教紅葉如何翻騰

故鄉在身邊堆了那麼多白雪
是讓我快速邁下腳印
還是假裝生氣阻止我回家過年

那幾個雪人
閃著發小的白髮

觸摸冬天

深秋的深讓落葉淹沒
冬天，額頭繡滿霜的皺紋
觸摸的手溫暖
剛好抓濕了一把露水

觸摸冬天
和觸摸春天一樣
冬天是春天的厚厚棉衣
隔著還未變軟的老繭
都感覺到已披上一身鎧甲

2021年寄自吉林

■童童

斑馬

“斑馬，斑馬，你不要睡著啦，
再給我看看你受傷的尾巴。”

斑馬，斑馬
你體會失眠與悲傷
如何一直獨立在人間
斑馬，斑馬
一副全然無知的模樣
深陷苦痛

失敗者
穿過人間的溪流
起身，離去
斑馬，斑馬
他們說他們明白
良知尚存的我、你、斑馬
想要過自己的一生
放縱、晦暗、絕望
有時生活就在那兒召喚我們歸來
蘇醒與沉醉
專注於愛的人
亦如永不消逝的光芒

2021 寄自荷蘭

■依雯

曾經不在

有一條路 逝去的人走過
未來你我還會走的

作為另一種說法
世界末日的預言
激發著活躍的神經

例如死亡
生命無常

曾經擁有過相似的心態
或哭或笑
或疑惑
或恐懼

一切都會過去的
打開床前的燈
自己的影子
仍然
存在

24/10/2021

■非馬

把自由還給……

打開

每一扇心門
讓所有莫名其妙
無中生有的
誤解
偏見
積怨
仇恨

統統

滾 蛋——

把自由
還給
自
由

Give Freedom Back……

open the door
of every heart
let all
misunderstandings
prejudices
grudges
hatreds
……
go

return
freedom
to
freedom

同影子辯論

同自己的影子辯論是徒然的
他不是背對著你
就是對著你的背
你根本無法直直看進他的眼

聽他模糊不清地嘟嘟囔囔
東扯一下

■陳葆珍

感 懷

走在深秋的街道上
聽那漫天飛舞的落葉
奏著悲壯的樂曲
伴隨著北風的呼嘯
我聽到了一個聲音
那就是：冬天來了，春天不遠啦
能生活在等待中，未嘗不是一種福氣
2021年寄自紐約

西扯一下
你知道他不是想氣死你
就是想悶死你
而你也搞不清
他究竟是在擁護你
或反對你

等你不耐煩了揮揮手要他走開
他也篤定地對你揮揮手
知道你無論如何擺脫不了他
除非你的身旁一片漆黑
或你乾脆閉起眼
認輸

To Argue With Your Shadow

it's pointless to argue with your shadow
either he has his back toward you
or is behind your back
you can never look him straight in the eye

from his voiceless murmurings
half a word here
half a word there
you know he is either trying to anger you
or annoy you
and you cannot tell
if he is for you
or against you

when you finally lose your temper
waving him away
he just waves back at you
knowing full well you can never rid
yourself of him

■陳聯松

哀歌為誰而鳴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 8:7

睡完一朵花
你就死了
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花兒繼續綻放
只是不再為你開

你的名字如金子般閃閃發光
現在連垃圾都不如
被撤銷，被蒙面，被封殺
彷彿他們比你乾淨十倍百倍
連撕你的手都要洗上百遍千遍

你的苦與那短暫的快樂如此不配
像有些人的快樂如此浩浩蕩蕩
與他們付出的勞苦毫不般配一樣

因為你雲雨了一朵花
一夜之間
那片土地上盛開了無數聖賢君子
大地潔白乾淨，你成了唯一的恥辱

孩子，這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生你養你的土地上
花兒繼續為某些人綻放
而你沒有了藏身之處
也許
連葬身之地也沒有人敢賣給你

我不會為你唱讚歌
琴聲會引領你
領你抵達能抵達的高處

我的喉管陰濕悲涼，像母親的一樣
嗚嗚的哀鳴，不為你
只為遙遠的東方
那片朝陽不打烊的大地
那個我們稱之為母親的地方

10/29/2021 加州北灣

■張耳

2021 暑假

無法開始。

這些眾多的變數走下情懷的台階
親愛的塞納河畔意味著
我終於能全部收拾，而不必要
在走地雞或鳳凰歪仔之間捨取
夜航，和愛你的新鮮。遊船上
複雜紅酒最簡單的喝法——唇對唇

從而無法結束。曲調要我自己
全部的流向，風垂在柳絲上
牽曳得音符長長短短，除了不可能的
全部可能。那就請暖風的切線微分你下顎
這條柔和的弦？物理教授把號嘴從
唇邊移開，意識到木管有比詩人
還緻密的海量肺葉。吹吧

日本樂人雙腿分立，面向的
一定是海，鹹得有魚，響得
濕透了女人的帆，雖然
河水的授權最終依舊無法
抵達。十月裡嘴唇棉茸茸的
想法也會在終極的熱念之後
尖銳地發聲，之前的晚飯
髒筷子、雞翅抑或雞肋、床單揉著
反覆的水印。你看，睡去的海鷗

已經在月光下把船擠得與
大洋一樣寬闊，而你只想
床，想風吹在風上，扶搖直上
搖到夢醒。我們不是說好了
反覆炮擊，連續作戰。海峽兩畔
親愛的離異，四十年，生與死
殘酷嗎？無止的軍號靠風吹響——
向前向前向前。前面石油

■夏子

守夜人

看見看不見的
暗夜群舞的魔幻最寫實

那一路燃著薪火趕路的人
曾在夾道的手臂中呼喊的人……

堅忍無聲的棲息裡
被血淚浸濕過的人……

我們以孤寂紋身
鄉愁是一朵無枝可依的圖騰

島嶼的回音迤邐然
守夜的人知道

不是老更夫
敲醒誰顛倒的夢

是遠處啼明鳥
呼喚來瀝瀝春雨的晨

前面十月。收拾肺葉或鰓片：
湖已清澈無魚。降E降B
大調小調亦無魚。唇對唇，紅色藍色
大號小號，瓶嘴都帶病毒那種
特選級、優選級、陳年釀製
調子或者號子，因為
睡覺是自己的事
吃飯不是，一輩子更不是

而喝葡萄酒恰恰好
只要兩個。

■夏露

暴雨決定了 關鍵情節

不能把一切歸結於暴雨
畢竟之前你我已漸行漸遠
但暴雨決定了關鍵情節
畢竟之前我能隔岸望見你
如今暴雨把湖水變成了海洋
也斷絕了重逢的念想
道一聲珍重
從此相忘於江湖

2021/7/22 北京

綠色的大海

海水可以是藍色的
也可以是黑色的、白色的
當然也會是綠色的
那溫潤如玉的綠色啊
宛若一場美夢
瞬間撫慰了我
夢裡我是逍遙自在的浪花
被大海緊緊地擁抱
一個又一個浪尖
是我不停的舞蹈
在清風中我化作水蒸氣
飄向你屋頂的上空
成為傍晚的雲霞
當你清晨看到草尖的露珠
那就是我
從萬里之外脫胎換骨而來的我

2021/8/6 於北京

■馬莉

花鳥島

花鳥島的人手持一束光
在門前派送靈感
花香來自空氣中的縫隙
當一隻鳥與另一隻鳥擦肩而過
沒有留下世人的氣息
島上的人們沒有姓氏
也無需性別，他們只是相愛
愛得死去活來。每到傍晚
他們擦拭月亮，讓一束束光線
更加純潔溫柔，黎明到來前必須
拂淨太陽的塵埃，把光芒
攔截又拉直，分佈於整個島嶼
他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
將人類曾經的存在歸零

年輕的歌手

年輕的歌手來自小鎮
飛鳥銜走了他的身世
他跳躍、吟唱，走走停停
月光在樂譜裡東歪西斜
他自喻為厭世主義者
厭惡現實所有的一切
他把途中收集的骨骸倒入黑夜
又把逝者喚醒送回他的夢境
他每日小跑著追逐天上的白雲
很快又越過無數座小山
昨天晚上我們喝酒，我請他
把眼神固定不要偏移現實
他告訴我，他要到另一座星球
尋找五千年前古人遺失的歌聲

理想主義者

在過往的熱帶地區
風暴也是年輕的

■項美靜

沉默，洞穴 絕望的語言

載著流水的紙船
劃碎鏡面，水築的祭台
一張張浮沉的臉

該拿什麼悼你
泣血的蝶穿過黃昏的寂靜
還未秋呀
早產的菊泣涕漣漣

在洞穴口兜售救贖卡的你
可聽見無翼天使的呼喚
黑暗的地下水城
魚在游，時間在游

未經死神授權的白鴿
在振翅
永恆，是風的嘆息

2021.07.25 湖州

隱藏在最堅固的雲層後面
羽毛落下意味著有大鳥飛過
它們不願失去故鄉
也不願追憶自己的前世今生
它們預見了曾經印證的預見
風暴也只是意外地受到誘惑
年輕的槍手失去了視覺
鎖鏈纏繞在他的左手腕
而右手捂著槍眼，一個類似的
理想主義者掉進自己挖好的墓坑
在未來時刻，必會遇見眾多亡魂
它們擦肩而過，互道珍重

2021年寄自北京

■蘇拉

慢板

接著月亮垂下鐘擺。
波紋，
消失的金屬在水中閃爍。
靜止的搏鬥。

雨，慢慢抬起一座城市。
是黑暗丟下的面紗，
是鮮花過多的葬禮，
讓他坐在雨中。

鬆開雀鳥的拳頭
——夏日，像沐浴後的女人
推開成片晃動的光纖
向他走來。

他死於一道夢境的碎片，
月亮催眠的黑暗，
結冰的黑沙灘。
鋼琴，瀰漫著北方的海。

晚歌

寂靜者的影子轉身
它的飄落像一聲銅欵
迅疾的白晝已飛越平原
你遞來燭光中的塔
草藥般清涼，是風暴的光澤

訴說火的萬象
於鏡子無限的嘴中
布幡，晚風與白海螺
無人的瞳孔；反光的列車
一路點燃積雪的山巔

你打破孔雀
並更堅定地搖動昏暗的景象
世界的憂鬱在風暴瓶裡結晶
細雨升起
離開逝者的枝頭

■黃梵 江蘇《南京評論》主編

野貓

每天傍晚，那隻野貓就像夜色
悄悄來臨，它沒有苟且偷生的低賤
它用優雅的步態穿過苦難，走向我
它不像人，會把腳步聲走得像歌聲

它沒有讓人勞神的名字
身上的絨毛，比任何名字更可靠
它用隱士身份，配合著這漫漫長夜
我撒下的貓糧，能把它命運拖入小康？

我的施捨裡，到底有多少真心？
也許這施捨，只是抵禦虛無的一種風情
在黑夜打烊之前，就連星星的酒窩也不真實

多麼香啊！它的吃相是銀行
一樣存著人類的飢饉
它濃密的絨毛，也像人類的棉衣
一樣有著過冬的警覺

我用口哨，打造著它和我的方言
每一聲，都是一粒憧憬

■吳海歌 重慶《穴風》主編

我們在床單上起起伏伏

我們在床單上起起伏伏，
彷彿在雲層裡日升日落

這個潔白的世界，也有弄髒的時候
也有清洗，和折疊的時候

我們喜歡在床單上，做各種事情
甚至，練習飛翔，和死亡

床單何時變成了一隻鳥，裹著自己飛行

何時，又有了漏洞
使我的愛情，漏成了憂傷

新床單，和舊床單
是我睡過的新舊兩片雲
我掙扎過，像紅日被雨水熄滅
又像霞光破開雲團

我在床單上，睡成了符號
睡成了綿羊、馬蹄，和獅子
這床單，真的成草原了嗎
它將被四季，染成什麼顏色？

■陳韶華 央視《詩家》主編

春鳴

青花瓷上泛起蝌蚪嫩綠的舌頭
遮天蓋地 清粼粼的鳥語
大山迎風暴長百尺 新筍奔月
大湖波光之上 魚籽綁架蟹群

你的人即興生出翎羽
在金翅雀的咽喉中
撲簌簌插翅 脫穎三千里
我們穿梭於自己先前的形體

一群新孵出的鶯鷺
在蘆葦的叢林間窸窣迷藏
重大事件終於在凌晨發生
留給世界愛的謎面 悠的謎底

又一位國王帶著不可分享
死亡後的喜悅 向春天告密

■麥子 廣西《星期三詩刊》主編

不謀而合

誰是你的偉大

最後的命名
危在旦夕的聲音
一面鏡子
突患感冒
想起阿司匹林與
維他命
康泰克與急支糖漿
徹底顛覆
從未有過的謀殺
以及一直以來
時間允許的下葬

歡迎隨時迎接恭侯
堅定繞開黑暗壓倒的辦法
名聲聯繫不滿
從不斷中走來的貢獻
僅低於感官的直覺
低於酒精的問候

■康城 福建《第三說》主編

當時

你在那裡，海邊的石頭房子
聽到比海更震顫的濤聲
我的書桌上，平靜是虛幻的詞
我們現在的筆，並不是筆
只是唱片的指針

不是紙和筆的對話，最好有鏡子
看見我們的真實，鏡子沒能力虛構
一個人的起伏曲線

每個人上場的機會均等
我的銀行裡儲蓄並不豐厚
只有嘴唇和鼻子
不適合公眾言說的新聞和舊事
恐懼、焦慮、壓力、快樂的美妙身體

我在書桌上寫下的你
只是簡單的語詞
不可能是你的複製
香氣透不過一張紙

■李賢平 江西《詩江西》主編

耳聽或者目擊的城市

一首憂傷的歌曲
唱遍大街小巷的居所
熾熱的目光被冷漠的藍天
擊打得七零八落
抵達大江的彼岸
需要經歷漫長的泅渡
把佈滿稜角的石頭
拋向大橋的中央
人群踏過，感到
前所未有的懊喪與惱恨

空空洞洞的言辭。遮住
枝頭果實的視線
一株與一株的對話
討論合作與分工的意願
少女挾著禿頂老頭
大搖大擺晃過街心花園
春天的背影已經走遠。
她已度過蜜月
離冬天還隔著
一條河洪汛與乾涸的過程

一場大火。揭穿
整幢大樓的謊言
人們大喊大叫。趕跑
往日的謙恭與文明
灰燼之後，才知道
犯了同樣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工地的戰爭仍在持續：
從春天堅持到冬天
腳手架擺在挑戰的雄姿。
再到春天還有多遠？

從火車站到汽車站
只有五十米的間隔
漂泊的旅人。逛厭了城市的一角
飢餓的的士掏光他的腰包

游弋的馬車，跨過
市郊草原的陷阱
鞭子揚起，帝王出征的豪邁

少年在路口等待公交
摸出陌生的地圖
一隻粗壯的手
挺進打開的行李包
裡面和外面同時充滿
強烈的誘惑觸目驚心。
事實打消他所有的喜悅
氣急敗壞和恐懼
映在少年稚氣的臉龐

生活放縱他失意的情緒
狼狽大意的行人
在新華書店的角落等待平靜
目光直刷前方
艷麗的裙裾高掛對面酒店的門簾
太陽露出紅紅的臉：
醉酒後的羞澀
寬闊的大街
淘洗得閃亮閃亮……

■曉音 廣東《大孚詩報》主編

桉樹葉子嘩拉嘩拉的響

正午時分
我看見一個人
獨自走進桉樹林

那時，陽光很好
那個人的背影
隱隱約約的
他每走過一棵桉樹

那棵桉樹的葉子
都會嘩拉嘩拉的響

我喊那個人的名字
桉樹林都會有

片刻的寂靜，陽光
就會把他駐足的那棵桉樹鍍亮

那個人
彷彿行走在時間的豎琴上
他每移動一步
陽光都會在樹葉間
掀起波浪

■孫守紅 貴州《火狐》主編

春天來到荒野

我深懷恐懼，對於黑夜
寒冷，某個人或某個組織
不敢言語，不敢腹誹
肉體和靈魂整夜整夜地煎熬
輾轉反側——
等待著今夜的驚蟄之雷

有人這樣告訴我，雷聲再大
也驚醒不了貪睡的和假裝睡的
更何況是這樣的一群——
行屍走肉

荒野上的冷風告訴我
其實，雷聲早已來過
春天已經到來！
立於山巔之上，我滿懷驚訝
春天已經到來——
有桃花用鮮血怒放
有韭菜用青春等待收割

■宗昊 江蘇《吾園》主編

風

有些風，一開始吹就落入俗中
也就沒人會在紫竹林中聽簫聲
沒有蜻蜓在池裡涉水
它們都具備了童話故事的屬性

街道，深諳於冷清

適合在黑夜造夢，在量子中糾纏
在牆壁上，長出一朵未名的野花
愈長愈烈，沒有頹敗的跡象
在風中，容易被超現實主義
我自認為不輕易被意外所迷住
江北的花，比較精於寫意
隱匿在水邊發電廠的鳥飛出
一隻昆蟲昂起頭學習飛行的技藝
漁民在另一岸拍起手掌，風繼續吹
吹出了風神的前生與後世
講述灘塗上所發生的怪聞雜談

■阿索拉毅 四川《彼岸》主編

萬達廣場

天空中聖鷹俯視大地，祭師在虛空中
呢喃，甘嫫阿妞跳進水池游泳
火葬墳場上的父親望向故鄉的背影
戴著藍色口罩，兒子騎上旋轉木馬
超時空的燈光忽明忽暗

冬日裡暖冬的蚊子，圍著吸血鬼
嗡嗡作響。廣場上川劇變臉
飛鏢刺穿氣球，小吃填飽肚子
商場上嚴肅與笑臉，討價與換價
此起彼伏。忽的一聲，
離地三尺，慰藍的天空緊抓
汽車的頭髮，重重地砸向電影院

■趙衛峰 貴州《詩歌雜誌》主編

鳥鳴澗

鳥用翅膀撲空，使峰生動
以投影，試探一條流水的自在
和透明
鳥盤旋。用飛翔告訴
光天化日裡的暗
並非一成不變

相對而言，峰是安詳的
滿身的草樹體現自然的善
以及耐心：一條流水流啊流
在這兒翻身，在這兒飛躍
形成高潮，不是沒有原因

鳥應該將這些都看在眼裡了
但是從來沒有人
能夠從一隻鳥的嘴裡掏出秘密

閱人無數的鳥
顯然比人更能藏得住事情

■笑程 四川《零度》主編

暗 夜

燈光的手偷摸城市的檔口，
逐漸消失的小青瓦
漸漸開始臉紅。
不足零點一個平方的單價，
熱心熱肺地奔跑

調節視線，
抬頭遠處的燈光忽閃忽閃
——前世的魂魄開始游離
呼吸紅色的煙味，
在 807 開懷。

倒地的樹影竄入有火苗的地方，
突然噴嚏
驚醒臘梅朵朵。
春天開始拼湊夢想，
人類鼾聲大作
一種隱瞞蔓延到天亮。

三三兩兩的孤魂野鬼
借助二兩膽魄
小調悠揚迷人，
給冬日的城夜營造一座花園
酒店就有入住一絲不掛的理由。

這個時候，找不到文字傳達愛意
擰開摩托王子劉二車送的自家釀——
“忍受孤獨，
就是在隱喻的時光中偷喝水酒”

等到天亮和等來夜晚
其實時間都等同，只是晨起時
皺巴巴的內衣在洗衣機裡求得了舒展。
坐在不見風景的窗前，
兜裡的鈔票說：
明天又有新開的樓盤。

■莊曉明 江蘇《揚州詩歌》主編

波蘭的憂鬱

在一首中國詩中
扎加耶夫斯基讀到了一千年前的平靜
讀到了一只船篷上的雨聲與時間
讀到了詩人的虛妄與偶然

而我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讀詩中
讀到的是波蘭的憂鬱
它雨聲一般在時間中平靜地滲透
沒有一種地圖或疆域
能夠將之固定

■楊然 四川《芙蓉錦江》主編

冷的溪谷 —— 回論壇探親

冷的溪谷，一道虹落在這裡
接連十二春秋。我曾飛進飛出
後來就凝固了。有雲朵碎掉
雪紛紛下。我是最後一棵凍僵的草
花已開過，莫怨恨鳥向南飛
魚們時沉時浮。莫怨他們！
冷就冷在流水向東，忽然又向西了
花瓣入泥，偶爾想起光彩相映的漣漪
冷的溪谷，我在今夜悄悄為你頻頻舉杯

■玄魚 上海《新城市》主編

腦袋給人生斟佳茗

誇你過目成誦
你意滿於自己飽覽群書
且慢，知否這腦袋
不能只成為了書櫥
甚至是僅有機械性
而傻樣成複印機

那裡應該是非物理性的
加工作坊。或烘培或醱釀
必須把早春茶樹葉
變化成龍井鐵觀音大紅袍
沏上光陰的溪水
才能給人生斟上香茗

■木行之 北京《北京詩入》主編

老漁翁

老漁翁收網，不緊不慢
收起了一條河流

木船，是一只大號的鞋子
竹篙是拐杖

他與河流較量一生
彼此知曉脾性

水面愈平，愈加小心
隨時會起風浪

■陽子 福建《詩》聯合主編

污跡

一整天你都在研究
如何擺脫一灘污跡的圍困

洗滌的水潑向空中
你聽到潮聲由遠而近
再由近漸遠

落下的幾滴，落在你灼燙的手心
一同落下的還有未被命名的空氣
你蜷縮著
用身體圍困靈魂

一灘污跡開口說話
說安靜的顏色
說白天的天空以光亮為食
而夜晚，靈魂做的夢飛向深處
死亡來臨的時候
時間是可以看得見的固體

平民之死和英雄之死
沒有什麼不一樣
哀悼的話留著以後再說
現在的問題是你面前的這灘污跡
並不是人人可以看得見

■孫立本 甘肅《軌道》主編

白雪中的黑煤球

落日燒成馬蹄鐵，濺出火渣白花的雪
落在人間的大地和枝頭

垃圾堆裡，一坨黑乎乎的煤球似乎在動
黑乎乎的煤球突然直起身子
露出旋在眼眶裡兩顆賊亮的珠子

他翻檢那些被生活遺棄的事物，把它們
一一塞進蛇皮袋。一切被遺棄的
在他心裡，才是可靠和有用的

黑乎乎的煤球蹣跚過深深的雪，寒風
抽打著他佈滿漏洞的破棉襖
鞭子有些蹣跚

白雪中的黑煤球，讓黃昏吐出的冬天
蒼茫，也具體

■吳常青 福建《水仙茶詩刊》主編

塔山黃昏

兩個人去塔山，正好是黃昏
數不清的台階，正好似琴鍵
腳步起落，正好按到黑白鍵
只是演奏者不自知，旋律低迴暗喜

奎光塔東側，正好一輪明月
瞬間你以為是休止符，頭腦空白
西側的斜陽發出柔光，穿越枝極射來
黃昏的聽眾，漸漸沉入黑暗的甜

■中島 北京《詩叢書》主編

叔同兄

叔同兄我已轉世
又來到你的院子
卻不見你
只聽到你的長亭之歌
一直飄在院子的上空

你到了哪裡
我找不見你
我靜靜地坐在院子
為我們的曾經回憶
那股滋味從池塘翻起
在沒有陽光的日子裡
散著冷氣

悲傷的別離
換成一個時代的故事
跨越大江南北
跨越一個個世紀的風塵
如果我也在宗山南
是否會把你多留幾日
已無視紅塵的身體
把一張床塌

留在了紅塵的今天
誰會掀開天空
看一下哪裡不同

叔同兄，我正在把你
著裝而唱的京劇拾起
我不懂你嗎
是才華滿腑
裝著儒釋
還是詩賦與參天
讓世界留下你的不死之鐘
敲響每一有心境的心
那完好的思索把你的一生
都種在泥土裡
這是我們的約定
永遠的生長
與日月和時間一起

願天下常有你的腳步聲
慢慢的再次
走到我的面前

■野鬼 重慶《國際詩歌翻譯》主編

陀 螺

一個巨大的陀螺
已經旋轉了幾十年
還在不斷的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

那麼多人
哦，那麼多人圍成一圈
屏住呼吸，看著中間
那個巨大的旋轉速度越來越慢的
陀螺——
一個越來越小的黑點

會不會在下一秒中不支
倒地而亡……

■郁郁 上蔭《穴陸》主編

白的更白，黑的更黑

明天，地下的冤魂不離不棄
哪怕哀號的旗幟懸在半空

明天，生還者的驚恐將永存於
明天，會有多少不安的地名衝向廣場
哪怕它們總是來自貧困和荒涼

明天，車輪將運走瓦礫和悲傷
哪怕生命的鋼筋早已落入他人的錢囊

明天，天堂也擠滿了高低不平的待遇
哪怕老人和孩子理應獲得更多的庇護

明天，感恩的舉動仍然自下而上
哪怕神不得已暫停了佈道

明天，誰敲響了鐘聲和夢魘
哪怕手臂的揮動只是無助的吶喊

明天，白的更白黑的更黑
哪怕拯救的金幣撒滿死者的墳頭

■胡仁澤 四卍《屏風》主編

3月26日

今天，海子的忌日
他的詩像一個個水漂
有人碰上，發出水泡破裂的聲響

今天，漢口殯儀館領骨灰的家屬
排起長長的隊伍
想下的雨，堆在心口

緩慢隊伍的投影

舉著自己木質的鋤
欲敲這塵世，這三月沒有回音

雨的另一面，在天上的起跑線
人世有另一面
在今日，一場暴雨似是而非

鼓裡有壓裂的潮水
抖逝的骨塵，鼓心等著刀刀般
捶擊，在波浪傳遞一寸寸此刻

■周鵬程 重慶《三峽詩刊》主編

新的一年

給我們一個忘卻的理由，好嗎
庚子的年輪驚心動魄
我們誠惶誠恐跨過了那道門檻

天空灌滿五顏六色的春聯
大地深情地呼喚春風
辟里啪啦的爆竹聲
是時光在歲末發出的集結號
是歸隊，也是出發
過了這個除夕
我們還要去一個新的未來

給故鄉敬一杯酒
對北斗七星說：相信明年
給正在趕路的兄弟姐妹敬一杯酒
對自己說：加油
給奮蹄耕耘者敬一杯酒
對春天說：牛氣衝天

新的一年
萬物音符都是新的
如果有一朵花在此時盛開
一定是雪山飄來的祝福

■周統寬 廣西《麻雀詩刊》副主編

這個夜晚

這個夜晚
紅杏注定要出牆
狐狸精身懷絕技
一隻懷孕的貓
正以正宗的貓步
遠離人群

這個夜晚
小荷踮起脚尖
露出水面
月亮在天空打坐
唸經
木魚聲
繚繞成時間的灰燼
風在我的耳廓上磨刀
香火準備劫殺一枚
叫春的青衣

■阿爾 寧夏《原音》主編

天鵝卷子

總要離得那麼遠
轉過身去看見天鵝
雲朵錦瑟悠然
蕩漾在哈巴湖上
其實這一切
不過是對世界的想像
她並不在那兒
就如同天鵝的存在

“我們熄滅了太多的火與花朵
就等同於涅槃或是燦爛
你看那天鵝休憩於你的臂彎
姐姐你是世界最美的曲線”

■楊平 重慶《幾江詩刊》主編

銅罐古鎮

銅罐驛古鎮之所以叫銅罐
是因為在這裡挖出了文物——銅罐
銅罐驛古鎮現在稱為銅罐古鎮
那個驛字是什麼時候弄丟的
古鎮也不知道

古鎮現在只居住著兩戶人家
一戶在古鎮的入口
門上掛著一個招牌
——古鎮第一家劉豆花
據說，在這裡喝酒吃飯的
大都是來這裡懷舊的人

古鎮另一戶人家
在古鎮的中間
我想這家應該有一個
會講故事的人
但屋裡空空蕩蕩
——好像沒人

古鎮其他房子
不是坍了、塌了
就是牆上、門上寫著——
危險，請勿靠近

■白江 上蔭《借》主編

記憶

啤酒原來是中國製造
列舉彰顯美國的泡泡
剝開廣告上宗教的影子
我受僱於它的記號
詩人總想有第三隻眼睛
影子卻讓他們遮蔽了心

卡爾菲斯的詩，啤酒屋
我喝下一生的孤獨
我是告別舞台的小丑
詩圈豢養了一群動物
不求誰來標榜自己，
或者教他人去放縱那所謂的“詩人”
誰能夠迫使語言服從？
傾其所有五分鐘短暫的虛榮

海上法租界 遼遠而孤零
我在嘈雜的喧囂中
孤獨的躺下近乎病態的絢爛
大海與風暴搖晃我們的小船

■劉曉簫 重慶《廣場詩刊》主編

人類的肉身

逛街驢行逢場趕集
我從不看熱鬧只看屁股
肥美的屁股
乾癟的屁股
性感的屁股
懦弱的屁股

夾謊言的屁股浮腫
夾屎尿的屁股緊張
夾情慾的屁股焦燥
夾權力的屁股高傲

有的屁股不諳世事張狂
有的屁股恪守道義中庸
有的屁股暴戾遭人鞭撻
有的屁股唯美取悅於民

嗨 這些屁股
從來不夾真理

■李日月 雲南《詩蘊》執行主編

痛苦哲學

必須照會國家 通知宗教
空間需要知道 時間也要明瞭

痛苦聖潔而偉大，是神一生憑借
離開它，你就是美麗可恥的婦女

而你靈魂之神性光輝內在
並不是因為不妥的政治 才四射

今晚我佔用男人形象敬你一杯憂傷
我是否該抱住你，大哭一場

愛上你，我感到人類住滿大地
那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故事，萬物皆無力

一個人守住痛苦 許多人共建歡場
人類美麗而可恥是我永恆的悲傷

■劉清泉 重慶《重慶詩刊》執行主編

夜 哭

我曾多次在深夜裡聽到小孩子哭
水在水上顫動，風在風裡沉寂
櫻桃在櫻桃樹上速生速朽
小孩子在深夜裡哭
一聲就足以喚醒母親無邊的柔情
時間從時間旁邊滑過
我的位置也不在位置上
我為自己總是遲到而慚愧
小孩子用哭聲證實了——
是誰在墓園游走，一寸一寸地老
永不孤單

■林榮 阿火《67度》執行主編

卷首語

燈下。執筆者在扉頁寫下：
當現實和人們已不再令人著迷
困惑。瞌睡。敗壞的味蕾
歸順的囚徒
不知所往的遊蕩

執筆者接下來寫道：別驚醒安睡的鳥兒
但空中的雷，還是來了
雨，還是來了
他的筆鋒繼續切下去：
在一個激情和頹廢共存的城市
誰將有勇氣和智慧探秘深處的漩渦——

那些尖銳的、黑色的
未名區域

■張後 北京《訪談家》主編

三隻黑天鵝

一隻在左邊
一隻在左邊的左邊
只有另一隻比較獨立
既不在左邊
也不在左邊的左邊

■冷眉語 江蘇《左詩》主編

叫 醒

我一直密切關注
它發出的最早信號
口罩還不能摘下
說話時，薄紗在口上起伏
一雙鏡片像起霧一樣

令人絕望。也勾起人們
對春天的深度理解。不是嗎？
花朵注定要飽經摧殘
鏡片也會被時間糾正
所有的詞語
最終得到寬恕

我不清楚到底有哪幾種鳥類
也不清楚是哪一隻鳥最早
站在枝頭啼叫的
在清晨巨大的共鳴中

■麥子 江蘇《鹽》主編

我沒能鎖住身體內 奔湧的淚水

那扇門，孤獨了許多年
它深埋著，比舊
還舊的光陰

生鏽的鐵鎖
還在寂寞地等著，年少時
出走的鑰匙

一首老歌翻牆而入
老屋的記憶，開始
鮮活。如一軸
蒙塵的畫卷，在黃昏裡
絲網一樣打開

一種疼，大面積地潰散
我沒能鎖住
身體內奔湧的淚水

就像七年前
母親，離開後的那個晚上
抱著她的相框，一個人
在黑夜裡
嚎啕

■周慶 附於《漢江》主編

畫餅的人

老五是一個畫餅的人
他畫的餅小有名氣

他從來不用筆畫
他的嘴就是一支畫筆
他畫的餅色澤光亮恰到好處
每一個人都想吃他畫的餅
他自己說他自己都想吃
半夜做夢都在吃
有一次居然把手指頭咬破了

吃過老五餅的人
後來都是空歡喜一場

■水香怡 附於《癩鹿詩刊》主編

葉芽記

以祈禱的姿勢站立
目光滿是積蓄的養份
還好沒有錯過三月
芽尖在暖陽裡蹬著小腳
我在樹上築巢，樹下扞籬
從不重複告白的台詞
看它在我的掌心啾呀學語
看它著桃紅色衣裙
春風裡曼舞
也目睹它在我十年的守候裡枯萎
我把它裝進一個瓶子
於是每夜都有關於它的故事
月亮在講，星星在講
知了在講，秋蟲也在講
老故事衍生新故事
我像個養蠶人，
一遍遍剝繭、抽絲

■章治萍 附於《詩家園》主編

哭譚嗣同

不會惋惜於你的愚蠢。我相信
我等做不到你的一心向死，更何況
那鈍刀的凌遲，更不是誰都能
受得起的，更甯說還有誰在笑
砸到他熱血裡的百姓，到如今
成為時常嘮叨他的人，到如今
無所謂畏懼，無所謂榮光。到如今
黑夜裡的明燈依然微弱至極
猶如年的天數，雖然換了一種模式
天數卻相差無幾，該撕的撕去
該留的留下，就像所有的我們一樣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是年的詭計

我感嘆於冷漠的大風，刮起九州之塵
九州只清淨一時，我感慨於
年的腐朽，高矚而望是精衛的刑場

●中國民刊主編小輯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
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
，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
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
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
。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
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
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
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
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
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楊子軍

秋分斷章

一、夜雨

一直在我的窗台踱步
早上只見深淺不一的
貓的腳印

二、秋霧

沉思停在葉背上，不想去
顫動的樹梢

三、烈日

避開你的目光
只需一簾文字的薄幕

四、愛情

在水邊走濕的鞋
晾乾了還得走

五、傍晚

天色淡淡的
靠在遠山上
像一個哭累了的小孩

六、外出

儀式感地化妝，拍照
然後刪除

七、不出門

也會變成習慣
把窗簾當作掛曆

八、隔離

畫許多書籤
夾在我想重做的那些夢之間

2021.9.23

■羅馬蘭

尖叫的五丁包子

——獻給多年以後的嚙

站在一條直線上，你的時間也是直線
但從不變老

站在冬季的揚州，二十四橋飛出一個拋物線，僅僅擊中三丁包子
還有誰看見無梗海棠，木瓜，杉樹並區分相鄰的同伙？

而傳說大理的蝴蝶飛半條翅膀，京都就暗了

陰霾中，敘述全是第三人稱如是我聞
各為化身

煙花下，唯有一籠五丁包子在尖叫
這不是揚州
此時的追憶已跨越瘦西湖的坡度

在基礎物理的概論中
抹去最後的定論
光速之間，數學不存在了

因為多年以前，你是夢露！

路 過

每一次的倒立
都是真的

可否輕移北回歸線
快速迎接
一個
成熟的月光
落地
在離別之時
隨生隨死
生死未卜

■陳華美

一場雪

你還是走了。

這個冬天
把你塞進耳機
反覆聽一首歌
這首你最喜歡的歌

陽光都躲進了葉子背面
順著脈路
探尋你流浪的軌跡

天涯，比天空還遼闊
此刻，來一場雪正適宜
滿天都是你的影子

幾十年過去了
我們之間還會有雪崩嗎

只是我把自己一次又一次
埋葬於雪後的冰封

2021年寄自新加坡

大凶之年

一朵荒唐的雲
在頭頂，抱緊風
幾只拋錨的野船
一群逃上岸的流浪魚
仰天長嘆
冬天的蝙蝠
不出門，不出門呵

太陽出來，便拉熄燈

鋸，斧子，或者鐮刀
它們是我童年裡
中斷術的始作俑者
只要能較好地操縱它們
用鋒利的齒和刀
就能讓小小的夢想閃光

後來，我認為鋤頭
也是中斷術有利的武器
破土開溝，挖根斷系
它們都有一技之長
再後來，我認識了犁鏵
它是田地最好的中斷術
具有開腸破肚的功能
但我無法操縱它們
我曾在一塊地裡，被牛
拖著犁和我跑了個來回

現在我很感激它們
它們也是很好的中斷術
中斷了我做一個好農夫的夢
鋤頭也助了我一臂之力
讀五年級那年，公社武裝部
組織民兵來村子裡打靶
部長就住在我家
時值農忙，他請父親去
幫他家做農活，自家的
自然就落下。小小的我
在農忙裡唱起了鋤草的
主角。每天累得往地埂上
一躺，就呼呼大睡
從此，我便患上了腰疼

收假後，我便恨上了農活
拼了命地讀書，且一直把著
前兩名的位置。小升初時
我竟然弄了個全公社第一
鋤頭，實在是功不可沒
這些中斷術，一步一步地
把我逼進城裡，逼到
今天這個地步

2020年寄自雲南

■ 嚴力

早餐

我喜歡隔三差五地
操作一下舊款的手電筒
查看新社會在
夜深人不靜時的那點熱鬧
光柱隨我想法中的手勢
拐進各種犄角旮旯
夜間的光束
特別敏感慾望的體積
而白晝時確實不適合在江湖上
打撈失足的政壇

一陣忙碌後的曙光
提醒我在洗漱一晚的塵垢之後
就能慢慢地享受
不涉及社會營養的早餐了
此時的手電筒
也進入了不干涉我隱私的
休眠之中

□ 音

你不知道
文學的酒量有多大
但再大
為要身軀裡的五斗米壯膽
所以它經常
與政治目標共用一個酒杯
大酒量意味著
出口成章的吹噓捧場
並落筆為書架上
走正步的軍樂隊
這也必然是反面教材的樣本
因為史記裡有著
今天誰說了算的
各種播音員口音

■ 李斐

給網友——s-n

她說：有錢，把事做好；沒錢，把人做好。蛇不知自己有毒，人不知自己有錯。

請暫借我妳一對眼睛
可以嗎
大大的亮亮的美美的
蘊然有第三眼的能量
透視的光芒探射未來
我衰老了迷矇的眸子
蒼老視物感慨今日滄茫
一切的反影中灰灰黑黑
不公義社會看不到前景
假若能夠偕妳同行
妳前行的目光導向未來
我視線也許能修補過去
可以嗎妳一雙迷人眼睛
商借來點燃剩下不多體能
讓靈的修為超越地域遨遊
就算水中月瞬間的鏡中花

2021年10月20日紐約

手機

上世紀七十年代時
如果我有手機
其他人沒有
手機就是一塊廢鐵
如果其他人有
而我沒有
我就是廢物
這體現了追隨潮流或
落伍於時代
但特權不需要手機
它在無論什麼年代
都能隨時撥通社會的
各種命運

■ 蘇楷

石頭火車

書庫又牢固的另一面，像造紙的朝代
顯然，很多購買的銀兩
在私人布袋裡：小佛像半睡半醒的
然後要閱讀黑樹幹，有縫合線

今天的確是一個新作品。收錄
不在一小塊，尤其分開黑夜的守門人

石頭火車，沒有移動。甚至

禁止，機械的音樂鳥：飛行中的喧嘩

而棲息在舌頭上。頭顱的高塔
這裡自由，不能十分窒息
距離太陽很近，似乎，僅此而已

影像，沒有被文字失眠，構成
漆黑時的馬匹：要學習危險

翻越季節，並不總是書寫的方式
或許，從寂寞時光跳牆
去尋覓船隻，只有一天沒有厭倦徐步
小場地，可以收容孤獨者

剩下的東西，從來不是燕子，除了
玻璃懸崖，還有相思樹
沒有其它姿態在臨近，解脫的職責

2021.9.19 早晨一夜大雨中

■遠方

秋

1、
不多說了
要趕路
不像你有飛機
有高鐵
可我相信雙翅的執著
信念的支撐
還有季節的理解和厚愛
一定能趕在你之前
到家

2、
道旁的鼠尾草紫花成串
搔首弄姿
輕佻而招搖
不是說老鼠過街嗎
來吧
打一架呀
我從路邊過
只見花枝亂顫
依稀聽到
吃吃的笑聲

3、
這不公平
那段青澀的曾經
早就被拐騙
是自己的無知無奈
還是宿命
不重要
我寧可享受面前流金的歲月
在午後的陽光下
虛榮誇張
甚至擺譜做作
就算只是形式
沒有實質
且短暫

■輕鳴

量子糾纏

新冠笑傲五洲，juécè 封國封城
抗疫隔離，誦讀荷馬關雎
倒車換機，顛沛輾轉
一進家第一眼就看見
祖傳的那台大喇叭唱機默立
78 轉的梅蘭芳孜孜繞樑生香
秋葉斑斕，狂暴中，一片片追擊流年逝水
父親獨步徜徉，嶙峋崎嶇，巍峨依舊
一步走了一個半花甲，另一步跨過寒暑陰陽
晚餐，母親照常在上座擺上了那個青花瓷碗
放好了那副紅檀木筷，還有我帶回的美利堅
玻璃高腳杯（老爸戲稱之為踩高蹺的大肚彌勒）
杯盤碰撞，年逾千載的杜康沉鬱幽憂
全員啞口，如同斷條的八音盒
沒人打聽華爾街小道通往白宮戰情室的路線
無人好奇好萊塢星光大道腳踏眾星行走的經歷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一完，雷停電息
鐘聲水聲清唱聲，單調奏鳴，叮噹跌宕
二泉冷冽，月光激昂，汨羅招魂，安魂教堂
父親寫給我的那半摺萬 jīn 家書
一下下撫摸，一遍遍聆聽
一次次嗅聞，一口口品嚐
滿紙的生機鮮活奪魂銷魂
眼皮交戰肉搏，瞳人警覺巡視
只見
熊熊烈火洶洶，qí 海的紅浪白浪黑浪映現
織成絲綢之路萬里長城的青絲 chéng huī
再看
整形變形隱形無形假面臉書馬甲皮影角色地位垂簾屏風鐵幕消音板防火牆（You name it）
幻象蜃樓，障目蔽日，哪有什麼真相？

0 點 59 分 59 秒 9
老樣子的老爺子輕鬆地溜出 20X25 厘米的領地
輕快地來到我的身旁
滿臉金色池塘

■于中

冬

記得
妳來時
總是
滿臉寒霜

而到最後
要走時
捧著的卻是

一顆
被節日氣氛
融化的心
在手上

10/16/2021 休士頓

聲聲慢，部部高，緩緩吟唱：
“二狗子，二狗子
（奶奶給我起的小名，我的英文名是 Joe）
你在下頭叫我，我在上頭看你
你我之間，只差數個維度
終有一刻，斷橋自癒，鏈接斷章
我們會在大同世界會合
烏輪之下，形影難離。”
“Bravo”，我全力叫好。
謝幕後，父親脫下心愛的長衫
輕輕地蓋在我的心上
揮揮手，輕煙似的出走
不帶行裝，不留惆悵
我，虎口一張
噴出 10 的無數次方的空 máng
半粒量子 yuán 的糾纏深藏

Juécè：決策；絕策。
Jīn：斤；金。
Qí：棋；旗。
chéng huī：成灰；成輝；呈輝。
烏輪：太陽。
Máng：茫；忙；盲。
Yuán：圓；元；原；源；緣。

■伊沙

伊朗片

女主在街角
將黑頭巾
換成花頭巾

在過路老翁
鄙視的目光中

在去會情人的
路上

希臘片

在大學讀政治系的希臘女生說：
“政治，使人悲傷”
從敘利亞逃出來的難民小伙說：
“政治，使人喪命”

塔吉克斯坦片

患心臟病的兇手
換上了受害者的心
巧
就是笨

英 片

基督徒遇上猶太教徒
後者問：“你行過割禮嗎？”
他回答：“沒有
我們的上帝不要求這樣”

2021年寄自西安

■圖雅

終夜聆聽

鐘聲是一條魚
從我的右耳進
雨聲是另一條魚
從我的左耳進
風是水草
在我的周圍飄搖
兩條魚按照各自的節奏
不停地穿過我
鐘聲非常均勻
給我信任
雨聲忽大忽小
跟我傾訴
風若有若無
懂得分寸
作為海的一塊礁石
我以擁有它們的陪伴而感到
欣慰
即使一艘船
不幸撞上

2020.3.9

不 哭

他們說海水是冰冷的
其實它下面流淌著最熱的血

這正是我想說的
而你先於我一個世紀說出
你替鯨魚說出
也替我說出
不哭

他們說你是 D. H. 勞倫斯

2020.3.29

■水央

後遺症

車駛入波士頓的
一個狹長隧道
雖然裡面有照明燈
還是很陰暗
一下想到了鄭州
京廣路隧道
三伏天裡
打了個寒顫
頓時感覺
呼吸困難

海灘落日

一枚金幣
一粒朱砂
一片丹心
一張故人的臉
一副莫奈的畫
一段溫暖的旋律
一句永恆的誓言
一輪道具
一個幻影
……

你想什麼
就是什麼
雖然
稍縱即逝

8/25/21

■王性初

蟋蟀的情歌

匱乏的童年匱乏玩具
跳繩踢毽度過無聊的時光
只有捉螃蟹捕蝌蚪逮蟋蟀
填補了淘氣帶來的獨創

漫山遍野尋覓蟋蟀的蹤影
翻石縫掏小洞翹牆角
小生靈難躲我們的火眼金睛
為了捉蟋蟀常常摸黑又起早

蟋蟀的愛情出賣了自身
動聽的求偶情歌暴露了目標
最終成了孩子們的勝利品
鬥蟋蟀飄出童稚的歡笑

迷人的情歌唱到古巴哈瓦那
害己害人的奇聞荒唐無比
美國駐古巴大使館傳出恐怖
詭譎的聲波害美國佬倒地

華盛頓勃然大怒召回病號
抗議使用秘密武器損害健康
真相漸白不過是情歌作祟
蝨蟲兒是罪魁禍首難逃法網

山姆大叔的神經太脆弱
911後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蟋蟀的情歌唱得老美性無能
古巴雪茄的好味道可治病

*據悉美國駐古巴哈瓦那大使館及世界各地美國使館遭受所謂不明聲波攻擊致病，統稱“哈瓦那綜合症”。其實罪魁禍首是一種印度短尾蟋蟀求偶時發出的叫聲。哈哈！

■逸雲

散步紀實

九點了
天黑洞洞的
有錢的鄰居們
好像都捨不得開電燈
門前草地上
倒點綴著太陽能小小橘燈
有的排成一字
有的排成人字
有的在草叢裡零星閃爍
我不跑步不競走
以最慢的速度移動疲憊的腳
顛巍巍的蹣跚載著超重的軀體
心事重重
腦袋沉沉
感覺似三根筋挑著一個大南瓜
萬聖節就要到了
有孩子會來這條老人街要糖嗎？
街兩邊都是五臥兩層的獨立屋
房主都是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
不過自己的嬰兒都長大出走了
室外草地青青果樹纍纍花紅似火
室內白髮蒼蒼臥室空空客廳冷清
我在四份之一英哩長的住宅街漫步
走到頭 向後轉 走到頭 向後轉
途中總看見四隻銅鈴大的眼睛盯著我看
昏暗中我發現是兩隻毛茸茸的小狗
騎在沙發靠上
將兩隻前爪舒服地搭在窗前
在沙發的兩端 一模一樣 一左一右
我原以為它們是玩具
招招手，只見兩隻狗興奮起來
汪汪叫，不過我聽不見
窗子是兩層玻璃密封的
一晚 兩晚 三晚……
我每次散步都發現

■謝勳

社交群組

過飽和的訊息
來不及過濾
便敏捷如一滴滴
黝黑的墨汁
躍入一池清水

意見的養殖場裡
養生修心歷史時局
從假設直覺往上堆疊
尤其眾人之事
是閒聊的薯條

赤裸的變裝的
繞過左腦
以最民主的速度
轉傳給等待在手機
電腦面前的手指頭

它倆在瞪著圓眼朝窗外看
它們在羨慕我
好想到外邊遛遛腿
屋內的盡頭有光亮
室內老遠的白牆壁上
寫著一個大大的“家”字
“家”也許是狗的萬幸和不幸
有吃有穿 卻還忘不了原野的召喚
慢慢地 兩隻寵物養成了習慣
每晚等待 盼望著我的路過
我不敢終止散步
我怕狗狗會失望
人是牠們崇拜的偶像

2021年9月20夜

■ 達文

別有洞天

你喜歡在陰陽分野的山脊上
尋找妊娠的影子

習慣的進出口
常有一個簡單的形狀

夕陽
在飽滿的葉子上燃燒著風

你怎麼會把綠意稀少的土壤
稱之為荒涼

神遊記

把同伴散去稱為孤獨
最高處的草
亮著暮色

在分野的山巔外
陰和陽是兩片疲憊的翅膀
我什麼也沒有說
踏過平衡的情緒

戲 劇

正午的封面
對應著曇花

假如
投下一串冒泡的咒語
假設所有的迷宮同樣急速變幻

帷幕之後本來空無一人
你捂住嘴

■ 銀髮

逃 馬

古色古香的
冷氣客廳上的一幅
八駿圖
竟然只剩下馴服的七匹

不該把冷氣開得太冷
的確
畫匠也不該把留白留得太空
而不著一草

我被水泥森林川流不息的鐵馬
嚇壞
我被跑馬場上繞著圈子跑的死框框
嚇死

畫展廊上
眾人圍在一幅題為草原的風景畫上
因無端多了一匹奔馳的駿馬而
嘖嘖稱奇

越南堤岸市 1996

■ 夢楚原

世 道

初夏的火山爆發過後
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
四周火山灰沉積
太陽依舊火紅

日光下的黑夜更加黑暗
大雁折斷了翅膀
在洞底深眠
任由世間紅塵滾滾……

紅塵裡罌粟花盛開
失憶的樂園沒有痛苦
知更鳥已經失語
只有鸚鵡唱著前人的歌

淹 沒

鏡面。映著歷史的腳印
輝煌消逝得無影無蹤
暴風雨過後，只剩下
一根，兩根，三根
骨頭？
還是倒下的樹幹？浮著

這一池天使灑落的淚
禁錮在人間的沼澤
淹沒過多少星星與塵埃
天堂裡墜落的靈魂
同幻影在波光中迷離
在豐盈的水草之間遊逸

時間腐爛如這一潭死水
昨天封存在哪裡？
一座城堡埋藏在水底
記憶在風中流浪
誰見過老國王的新衣？
斑斕的漂浮物竊竊私語

滾燙的暮色無法奪眶而出

無 端

一個青果子忽然讓你怔住
一段生澀的肉體
把整個中午
恍惚成陰陽的粉末

我
獨自踩著遍地落葉
踏向荒涼的邊緣

■李國七

不可言狀

窗外恍惚是昨夜的熟知燈色
與秋天凌亂飄落的葉子為伴
熟睡或者失眠瞳孔
篡改不了時辰和機遇
疫情爆發已經三年
一場意外打亂的長久擬定計劃
從揣摩到知情到相互指責
開展的博弈不斷深化
渴望理解的，在夜色驅逐黃昏的瞬間
被厚重寂寞狠狠襲擊
渴望愛的，被一次又一次核酸檢測結果
長出森林深處不可預知的恐慌魑魅魍魎
伴隨秋風拂起的，盛放一樹的九月桂花幻影
失落的已經不僅是單純賞菊品蟹與黃酒的微醺
耳邊依舊是槳櫓與月色推搡出的潺潺水聲
一葉扁舟曾經拉近，身影倒處打造床單褶紋
緩慢散開的卻是記憶的永恆傷痕
細碎思維，清醒時以折磨馴養我
看不到任何團聚的可能幸福倒影
唯獨倚窗靜坐，手捧一台筆記本電腦
抗衡一滴滴思念積累的水窪
仍舊一個人，近乎提早抵達暮年的荒涼荒原
認命複習獨居與遠程送別

暫停路邊

相約兩江交匯小酒館
有人低落說又有人掉隊
響應向晚的風勢
挑選應季空運海產品
多種文化組合的烹飪色
嫁接深夜食堂的底層元素
抬頭一看溫柔的雨正轉向粗暴
拋開新型城市不斷侵蝕的事實
群聚現代化發展正在推倒的隱匿角落
篩選記憶下酒

■吳濤

觀月

跨過一道街又一道街
此時我不是溜大街
而是想觀月
但滿大街的鐵柵欄
怎麼看
都像把月亮關在柵欄裡
我的觀看，像是探監

而我，只想看自由的那個月亮

在這個世界

作為人
我還會痛苦，還會流淚
作為詩人
我還能讀到悲憫的詩
甚至我還能
寫出悲憫的詩
這就是希望

2021年寄自山西

熟悉與陌生的人紛紛遠行
民居與居民都留不住了
譜寫輪迴基調或啟程另一次元空間
某些惦記是適合點菜
今天溫度攝氏三十到三十五度
天氣晴中帶雨
汽車雨刷盛滿落葉
養生意識裡的血脂再次攀高
醫生告誡的戒酒戒煙
遙望父老打造文化底色的碼頭
攜帶或者放棄的夢想
繁衍出的各色綺麗色彩
時間助力自然纖維編制的身體架構
活力與活性是日益枯竭

■雷寧

鐘聲

商朝的某個夜晚
宮庭筵享

美麗的侍女拿起
丁字木槌 輕輕
一敲

歷史上所有的夜晚
在這一時刻安靜下來

精美的紋飾
環紐 甚至銘文
青銅的編鐘

敲擊出一個王朝的
興衰榮辱

鐘聲清幽如月光
宮牆的水邊
一叢荇菜輕輕地飄搖

鹿台的大火燒毀了
商朝的天空
編鐘躲進了土地深處

它們靠在一起
將它們的好聲音
隱藏起來

幾千年後陽光耀眼
編鐘伸著懶腰
站了起來

泛著銅鏽的古音
呼嘯著
噴湧而出

■北塔

解域 域外詩三首

1. 咳嗽是最重的酷刑

——謁斯特林堡故居

咳嗽是北歐寒冬施予你的最重酷刑
一聲聲，擊擊著牆壁和天空
如同雷霆
被悶在小市民的蒸籠裡
貝多芬的命運像緊身衣
裹著你病痛的喉嚨
那一個個琴鍵如白色的鬼魂
半夜裡被你的咳嗽聲驚醒
暴跳起來，與正襟危坐的曲譜
打鬥得死你我活。連你剛剛吞下的
藥片都從胸腔裡蹦越出來
在破碎的鏡子前狂舞
在雞鳴之前，在它們
回到那小小的玻璃瓶之前
波羅的海始終隨著你的筆
劇烈搖晃

——瑞典·斯德哥爾摩

2. 詩成了花的陪葬品

——阿赫瑪托娃故居印象

一、
那用笑築起的牆
往往被淚水沖壞
只剩下半堵
正好用來安置紅色帝國的臉面
老鋼琴被青春的手指彈響
秋雨砸下來
加劇了小徑的泥濘
我的腳步
成了樹葉和樹根之間的秘密信使
你的身影被刻在樹根上
像一條被氣候彎曲了的青蟲
你眼巴巴望著枝葉的縫隙裡漏下來的
陽光
如同上帝的恩寵

二、

生活被剝奪得只留下一條蚯蚓般的過道
兒子終於被放出監獄
卻只能在過道裡的行李箱上睡覺
箱子還能旅行
而你被囚禁在別人的衣服裡
在自己家裡像陌生人，不得安身
鋸子在你心上拉動
文字的鋸末和著血
飛落在時代的爛泥裡
轉身就是門、門、門
卻一扇都打不開
門外就是花園
詩卻成了花的陪葬品

——俄羅斯·聖彼得堡

3. 謁米沃什故居未遂

題記：2018年9月25日，余率中國詩代表團到訪波蘭古都克拉科夫，拜訪了位於市中心廣場的密支凱威茲高大銅像之後，就轉道去拜謁米沃什故居。故居位於市中心附近，但頗為僻靜的一個小區裡，據說只是一棟只有幾層高的普通樓房裡的一個單元而已。因故居尚未開放，吾等未能入內，攝影過後，磨蹭良久，悵然而返。

一枚針葉從大樹上被迫脫落
還有點不甘心
乘著好風，從遠處
被刮到你緊閉的門口
如我的緊握的手
舉起，卻被上面來的風壓住
沒能夠敲叩

明知你不在
我卻還要來
我只能回到大樹下的小路
你千萬次走過而從未提及
千萬人走過而沒留下足跡
我只能去徘徊，躊躇，躑躅
一直到我的腳步
被古老的城牆腳攔住

■張朴

只差幾步

其實只差幾步
他影入你的眼前
而我們唯有視線
能在他的身上相遇

沒想到這幾步距離
比天狼星更遠
我只能跟著圍觀的人群
站在那攝影鏡頭後面

不同的時間

蠶蛹裡只有一種虔誠
風不斷在記住和忘記
方能這麼透明
輕輕吹向那未知的時區

但我將一天天的加法
變成負數相加
算術題沿著鐘面積壓
每場雨都是寄錯了地址

樓上的晾衣由乾變濕
時間必須重來一遍
交通燈只剩下急速的步子

車輪剖開路邊白花的信箋
像無數次的冰冷
我跑向人多而濛濛的路面

明知你不在
我卻還要來
上帝沒有賜予我禮物
所以我什麼都沒帶
除了跟隨了我一萬里的塵埃
除了翻滾在你文字裡的大海

——波蘭·克拉科夫

■宋遯

配眼鏡的女作曲家在上海

——給作曲家胡書翰

“你知道馬塔契奇的西貝柳斯嗎？”
在 Osmo Vanska 咖啡館 H 和我這樣談起她的作曲事業

彷彿 1926 年的阿赫瑪托娃接到來自巴赫金的不知所措的禮物
巴赫金是誰？在一名女攝影師屏蔽你之後

你頓時感到世界小了很多。徒勞地跟蹤
連環殺手們在這座雨後的城市遊蕩

把任何作曲家雕像都看錯成雨中的馬頭
甚至在教導學生們彈鋼琴的時刻。你會猶豫一下想要是蕭邦
在這時會怎麼做

上個月你和朋友們見面。在你的音樂會不可避免地
被錄音室運送到薩格勒布之際

你也會記下日記：10月29日。和友人見面。一名女攝影師
突然出現。對著我舉起鏡頭

以及：她廉價的圍巾閃耀著寒光。這是在上海
還是在戰時的法租界

中國的軍隊依舊在幽靈密佈的蘇州河上急行軍
猶太眼鏡店的老闆娘依舊向你推薦那名愛上你的詩人的詩集

身後幾百米的街道上。就是張春橋曾住過的革委會的宿舍
他依舊在那裡苦思。為什麼這是 2017 年的 1957 年

“很有地獄女神的感覺。我不喜歡。”你優雅地想著該如何
向一對詩人夫婦告別，一不小心說了西班牙語

在上海我擰動著你在作曲家協會宿舍的生鏽的鎖把
“如果你感到頭暈。強光感。請回到西貝柳斯的第二樂章。”

來自前南斯拉夫的驗光師說著純正的上海話
隔著櫥窗你小心翼翼地眺望對街。心裡計算該為下午的作曲運送去
多少絕望的羅馬尼亞鑼鼓。

2017 年 10 月寫于上海

■陳映霞

玉手鐲

那一年，從不戴首飾的女人
渴望有一塊身外之物，與自己相依相伴

她遇見了這塊玉
淡淡的綠，柔柔的光
她伸手去觸摸它
它的溫度像一隻人類的手

於是，玉手鐲像長在女人手腕上的一顆痣
手在，玉在

她寫詩，畫畫，伺弄花草
她在月光下喝酒
她在旅途中流淚
玉手鐲分秒不曾離開自己的主人

歲月更替了情懷
每個人都必須走一段無人陪伴的路
當女主人丟失了最後一份愛情
她像落日一樣驟然老去

玉手鐲變了顏色
它從湖水綠變成泥土黃
它要跟自己的主人一起
奔向虛無。在岩漿深處轉世為玉
再去遇見一位哀怨的婦人

2021 年寄自佛山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中 \$100 支持
輕鳴 \$80

氣溶膠

你剛剛躲開從捲曲的膠體隧道穿過的一陣風
迎面又襲來散步者透過柳樹的一聲咳嗽
這個清晨，氣流被新冠病毒隱喻的更深一層
你是從氣體介質中的最小微生物分散體系
進入恐懼的，就像你自己影子走路
被定位搜索，幸虧昨晚又有噩夢用來假設
丁香、玉蘭和茉莉，嗅覺裡緊張的四月還在盛開
這個春季說，新歡是恐怖主義
就像身體內部，氣壓泵和一個洞穴
危險的敞開部份，通往詞語內部
或許，新冠病毒正附著在河邊剛上岸的石頭上
褲角被濺濕，世界正躲著你
躲著你抖動鞋面，驅散一朵口罩變形的雲
躲著你手提塑料袋嘩嘩聲揚起的顆粒
跳出陰暗和潮濕的光，腳下曬乾的一片塵土
你的冷靜無處可摸，手指已被炸裂
唇，讓你看到物體表面由熱變涼
你只慶幸曾經。被距離稀釋了聲音的東方
正在變紅，口罩是一種白色靜音
你每天隱身於口罩背後如沉入神秘主義海底
偶遇日出，又躲開門前一個游泳般打拳的鄰居
人群隱沒就像海底上升，深不可測
此刻，風掀起你擋在眼前的一束頭髮
你呼吸，進一步強化與自然一牆之隔
自從看到一個氣溶膠傳播新冠病毒的視頻
你放棄了更多，不帶殼，手工製作
超市不開窗，蘋果上有指紋的攻擊性
面對面你迅速轉身，帶塑膠手套開門或關門
你像一條長著肺葉的提克塔里克魚
偶爾上岸，你周游於氣溶膠固體或液體小質點
的分散和懸浮，像捷豹，一個汽車牌子

2020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

十四行：新樂府人物

創導於李紳的風采合流

一項中唐的研究，《樂府》，延舊題，引新體，是為一輪的文化轉型
既已寫進歷史篇章，諫諍朝政，紀實時病，相互兢惕抱懷
你們仨，悻悻然，在這個危懼的時機，曾仕曾貶
當仕在職司時，元稹制誥。樂天築堤。你則黨門
受貶就背走長安城，三人行，一樣有，徹夜未眠的夙願：
新樂府的誕生，彰顯一番作為，創導於李紳的風采合流
苦澀的民間唱答，務求盡情在秧歌，墾荒生活中，愈發交擊交響
聽！聽！聽！另一個突圍，古文運動，以韓愈為首領，同時進場
相傾慕，相謾罵；你一時感觸，文昌星呀，在漫漫分蝕月霞
你深刻的言辭，早肯喚醒時代，倒也惜物寫實：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見《憫農》之二）
那意涵，你總可自靈思，正為新樂府所繫勒，因應年來坊野間的剪影
你一生看慣，麥浪和炊煙，偏偏就沒認知，荻花白了
一排鷺，經低颺，打開橋洞，從瞬息外，委地無聲

當曦光趁著元稹的雪衣

一場運動，你辜負了，錦官城內製箋的薛濤
你挺早霜，多專注，去審美晚秋；剛如你揭示，學杜而又能變杜
元和四年，集結李紳、白居易所倡議的新樂府（公元809年）
更以濁浪為邊界，聽夠了，一個舊日角度中，凜冽的風響
幸而從沒叫人陌生聞知，你們對原唐詩的走岔，還正在交接與補察
未盡之處，經心凝練，邂逅三兩個知己，一筆一墨都在振興
從篤厚的功課裏，次韻相酬，同道中人，果真遣懷得甚久
你在每一張紙的用意，報答平生；元和體詩，雖換名，卻不改其神蘊
再倒過來瞭望，逆向星象，何其恍似，你們跨越的行蹤
當曦光趁著元稹的雪衣，清新流亮；日出起，方向已再不那麼斑駁
在辭別四皓廟之際，鐘樓鼓樓，編擊雄渾，已獲得了，共鳴及褒揚
轉眼叢叢老柏，糾住稀薄的小寒，合化宵冥
頂著滴冰的長亭下，你猛然慨嘆又諷喻，自安史之亂
誓將長篇追敘於《連昌宮詞》，一旦在琉璃簷底，就會字字磅礴

2021-9-9 紐約

奧哈拉嗡嗡聲

我把一隻藍綠色的蜻蜓
夾進了美國紐約派詩人弗蘭克·奧哈拉的詩集
《緊急中的冥想》裡，
這是夢，我聽見詩集發出了嗡嗡的響聲。
奧哈拉的聲音，緊急中的冥想，
好像他就是那隻藍綠色蜻蜓，
嗡嗡，嗡嗡，
翅膀震動不如說靈魂在簌簌震動。
那本書彷彿是他的墓地，
1966年之前的紐約，
或者就是那輛火島度假的沙地越野車，
被撞倒，因肝臟破裂離世，
終年僅僅四十歲，或者這隻蜻蜓
就是那架救援的飛機，而這本詩集就是咆哮的大海。

5月29日黃昏

我在廣場上盤旋。一大片青灰色的雲。
逼近哈爾濱市政府，
以及世紀大道附近所有的街區。
我們的愛裡面有一種痛苦，
與靈魂相彷彿*，我們的容顏在歲月中衰老，
生命在時間中流逝。
我感到快樂和悲哀，但仍然不會停下
前行的腳步。一輪明月浮現，就在那片烏雲的後面。

*博爾赫斯詩句。

中央大街石頭縫隙中的青草

石頭裡有生命。
石頭長出青草。
中央大街石頭縫隙中鑽出的翠綠火苗，
沒有什麼能遏止它們燃燒。
我們的生命卑微，
如同草芥，但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活著。
活在苦難中，幾乎不可能的地方，
而活著就是一切。活著就是我們人生全部的目的。

格呂克的詩①

◎戴珏

路易絲·格呂克(Louise Glück)，1943年出生於紐約，曾就讀於薩拉·勞倫斯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詩集《阿喀琉斯的勝利》獲1985年美國國家書評界獎，《野鳶尾》獲1993年普利策獎，2001年獲博林根獎，《忠實高尚的夜晚》獲2014年國家圖書獎。曾在威廉姆斯學院執教多年，現任教於耶魯大學。2003年曾當選為美國第12屆桂冠詩人。202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下作品皆譯自《忠實高尚的夜晚》(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寓言 Parable

首先讓自己擺脫世俗的好處，如聖方濟各所教導的，
為了我們的靈魂不會被得失
分散注意力，也為了
我們的身體得以輕易地
在山隘自由移動，然後我們得討論
何去何從或我們可以哪裡旅行，這第二個問題問的是
我們是否該有個目的，我們很多人
都反對，激烈地爭論說這樣的目的
與世俗的好處相對應，意味著一種限制或緊縮，
而其他則說正是由於這個詞①我們成了獻身的
朝聖者而非漫遊者：在我們的腦子裡，這個詞譯成了一個
夢想，一種追求，這樣我們集中注意力或許會看到它在
石頭之間閃爍，而不是
茫然地經過；每一個
額外的議題我們同樣都充份辯論過了，來回的爭論
讓我們變得，有些人說，不易變通，更加聽之任之，
像一場無益的戰爭中的士兵。雪在我們身上降落，風吹過，
最後也減弱了一雪降落過的地方，許多花朵出現了，
星星閃耀過的地方，太陽在樹際線上面升起，
於是我們又有了影子；這種事發生過很多次。
雨也如此，有時洪水也如此，使我們某些人失蹤的
雪崩也是如此，周而復始地我們似乎
達成了一種協定，我們的水壺
掛到了我們的肩膀上；不過那一刻總是會過去，因此
(多年以後)我們依舊處在第一階段，依舊
準備開始一段旅程，但我們還是被改變了；
我們在彼此身上可以看到這點；我們變了，儘管
我們從未移動過，大家還說，啊，看呀我們老了，只是從白天
旅行到晚上，沒有走向前也沒有向一邊，這就像
一種以奇怪的方式顯現的神奇。那些相信我們應該有個目的的人
相信這就是那目的，那些覺得我們必須為了面對真理
而保持自由的人覺得真理顯露了。

①基督教有“道成肉身”的說法，“道”（Λόγος，出自《約翰福音》）是和合本聖經的譯法，原文的本義是“言詞”，思高本聖經譯為“聖言”，英文聖經則譯為 word。

往昔 The Past

天空中小片的光突然在
兩顆松樹幹
之間出現，它們纖細的針

現在蝕刻在燦爛的平面上，
而在這上面
是高高的，羽毛般的天堂——

聞一聞空氣。那是白松的氣味，
風吹過它的時候最強烈，
而且它發出的聲音同樣奇怪，
就像電影裡的風聲——

陰影在移動。繩子
正發出它們發出的聲音。你現在
聽到的
將會是夜鶯的聲音，脊索動物，
雄鳥在追求雌鳥——

繩子挪動。吊床
在風中搖晃，牢固地
綁在兩棵松樹之間。

聞一聞空氣。那是白松的氣味。

你聽到的是我媽的嗓音
或只是當空氣經過
樹木發出的聲音，

因為空氣經過空無
會發出什麼聲音？

Mark Strand

詩選譯②

◎蘇拉

一個冬夜

我參加了一個好萊塢明星派對
他們熙熙攘攘，引用自傳，飲酒
最漂亮的在絆倒在裙子裏，雙膝跪地，
她說只有她丈夫瞥見過她下體的昏暗
花朵，他是個王子。

一束陽光跨過她隆起的胸部
進入她項鏈的鏈接，破碎。
外面草地上，留聲機在唱“暮色時分。”
“夜晚的天國陰影在墜落……”這是一個夢。

晚一些，我走到窗邊凝視一隻公牛，
巨大粉色，
在雪地中。月光傾倒在它背上，
呼吸的濕氣瀰漫直到它環繞在銀色水汽裏。
當它抬起頭，釋放出一聲咆哮，破碎地滾動
彷彿下面房間的雷聲。這，也是一個夢。

一小片風暴

來自穹頂之城穹頂的陰影，
一片雪花，一個人的暴風雪，沒有重量，
進入了你的房間
鑽進椅子的扶手，你從書裏抬起頭，
看見它降落。全部的事情
就是這樣了。不過是莊嚴的醒來，
短促，注意的升起與降落，迅速，
時間中的一段時間，沒有花的葬禮。
至多是這樣了
除了感到在你眼前化為虛無的這一小片
風暴，會再回來，
而某人在多年後，坐在你現在的地方，
也許會說：
是時候了。空氣已準備好。天空有個
缺口。

月

打開夜晚之書翻到
月亮，總是月亮，出現的那頁

兩朵雲之間，緩緩移動
彷彿許多時辰流逝了
在你翻到下一頁前

此時月更明，它沉下去
引你離開熟悉的一切

來到那些你渴盼已久的地點
它孤單的音節彷彿一個句子懸在

感官的邊緣，等你再次說出它的名字
當你從書頁上抬起眼睛

然後合上書本，依然感受到
在那光裏棲息，那忽然的天堂之聲

花園

花園在閃光，
在栗樹的白色葉片間，
在我父親的帽子邊緣
當他走在沙礫裏。

花園在時間裏暫停
我母親坐在紅木椅上；
光鋪滿天空，
她裙子的皺褶，
她身邊纏繞的玫瑰。

而當我父親彎腰
在她耳畔私語，
當他們起身離去
燕子疾飛
月亮與星星
一同漸漸消失，它閃光。

即使當你傾身看這頁紙，
夜深人靜，它閃著光；即使此刻
在它即將消失前的瞬間。

阿富汗詩兩首

◎段躍初 譯

■伊布提薩姆·巴拉卡特

阿富汗大小的飛機

陽台外的樹木，
讓我想起了阿富汗的樹木
它們是落在地上綠色的雲，讓我們
精神振奮
帶他們去一段歡樂的旅程
還記得孩子們吵著要爬樹嗎？
就像乘客爬上飛機，從孩童般大小的
窗戶往外看？
褐色機場上的樹木互相歡笑
它們纏繞樹枝就像我們纏繞手臂
看，看
喀布爾機場的問題比你說的要嚴重
每個離開的人
把整個阿富汗都帶走了
誰會留下一滴自己所愛的東西呢？
人們也會把國家藏起來，以備散居的
人過冬之用。
那就派一架阿富汗大小的飛機
或者把地球上其他國家
用溫暖和治療包裹這受傷的地方
把它們裹成彩色的阿富汗紗。

■杜雅

河

在我二十歲那年的春天
我尋找一條河
河流平靜寬闊
我相信那是我前世的化身

從小到大，看了很多遍
在一瞬間，在夢中
但我只能在瞬間瞥見它
在它消失之前
獨自流過大地的河流——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勳爵

(Alfred, Lord Tennyson)

拍岸曲 Break, Break, Break

◎夢楚原 譯

碎裂，碎裂，碎裂，
在冰冷灰色的礁石上，啊 大海！
我希望我的舌頭能夠表達
我心中湧起的念想。

啊，就為那漁夫的男孩，
同妹妹玩耍時大聲叫嚷！
啊，就為那年輕的水手，
在海灣的船上歡愉歌唱！

莊嚴的船艦繼續航行
駛向山腳下的避風港；
僅為啊，那消失了的手觸摸，
還有那沉寂了的聲響！

碎裂，碎裂，碎裂，
在懸崖峭壁的腳下，啊 大海！
但那溫情優雅的日子已經消逝
永遠不會再回到我的身旁。

它飄過了哪些月夜和陽光明媚的日子？
它照亮了哪些山丘、樹木或村莊？
從那以後，是什麼樣的歲月把它帶
走，不再回來？

明亮的河流永遠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它。
那年春天，我走過無數河流的岸
但他們不是以前的那個了
他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多麼淒涼。

灑下溫暖的浪花，輕輕地流淌，
像是前世故鄉的月光，
但這是一個永恆的告別——
我越靠近，它就退得越遠。

從那年春天起，許多年過去了。
我現在看到我被一分為二
這個世界上的一個我：讀書，寫字，睡覺，
另一個我沿著那條遙遠的河一直走到今天。

■約瑟夫·封·艾欣多夫

Joseph von Eichendorff

月夜 Mondnacht

◎岩子 譯

就好像天空
吻睡了大地
她在熠熠繁花裡
正做著他的美夢

風輕輕飄過田野
麥穗兒搖曳
林木沙沙沙低吟淺唱
夜是那般的星光明朗

我的心張開了
翅膀，在靜謐的田野
上空，飛翔
彷彿回返家鄉

譯者說詩：

《月夜》可謂是最著名最優美不過的一首德語抒情詩了。初來乍到德國那年，正遇上艾氏詩全集新發行，二話沒說就買了一本回來。艾欣多夫是我大學時代最喜歡的一位德語詩人，儘管後來我有了新的最愛，然而這首《月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誰也取代不了的。

“就好像天空／吻睡了大地”——一瞧，開篇是多麼的出手不凡，讓人驚鴻一瞥！“Still gekußt”——這該是一個多麼妙不可言的過程啊！此前“大地”必許是醒著的，在天空的臂彎裡卿卿我我。然而，現在她安靜了下來，睡著了，被天空吻睡了。接下來的兩句：“她在熠熠繁花裡／正做著他的美夢”。她，即“大地”，德語中“大地”的詞性為陰性。他，則是“天空”，“天空”的詞性恰巧是陽性。陽性的天空“他”與陰性的大地“她”纏纏綿綿在一起，身裹花衣抑或覆蓋著花被的大地，正做著甜美的夢

世界文學語境下的華人詩學文化

——以陳銘華詩作探究為例

◎陳亞平

，而她夢著的不是別人，正是懷抱著她的天空！

不能不說，這位晚期浪漫主義詩人不愧為一名抒情大師和描繪大自然的高手，其雋永絕俗、寂靜而空靈的畫面，不由而然地讓你胡思亂想起奧地利象徵主義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的那幅著名的《吻》，該畫作的創作靈感會不會是來自於艾欣多夫的這首《月夜》呢？

接下來的第二段是對風、麥穗兒、森林、星子和夜的描寫：“風輕輕飄過田野／麥穗兒搖曳／林木沙沙沙低吟淺唱／夜是那般的星光明朗”，依然是那般的輕柔、恬美、溫馨。輕輕的風、微微搖曳的麥穗兒、沙沙作響的森林，星光明朗的夜穹……這次第，怎一個美字了得！而這一切的一切又恰恰地反襯出月夜的澄明和靜寧。

醉了，醉了，詩人醉了……在第三段裡，他的心，情不自禁地“張開了翅膀”，靈魂離開了喻意著塵俗的大地，乘風而去，“在靜謐的田野上空飛翔／彷彿回返家鄉”。

乍眼去看，整首詩像是一首遊子的月夜懷鄉詩，然而，此處的家鄉實際上並非純粹的地理意義上的故鄉，而是喻指詩人的精神家園和心靈歸宿。尤其是當我們了解到 Himmel（天空）、Erde（大地）、Luft（風或氣）、Ähren（麥穗）等等意象分別寓意或象徵著上帝、俗世、生命之氣和聖餐，均與聖經或基督教信仰有關的時候，詩人在此的良苦用心也就不言自明昭然若揭了：回歸上帝，回歸神秘自然主義，矯正啟蒙運動因過於崇尚理性和科學而不能公正地對待人類靈魂和自然力量的偏頗，彌合由此被割裂的整體世界——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和詩人所致力以求的主旨和目標是也。

關於詩人：

約瑟夫·封·艾欣多夫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1788-1857），德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浪漫主義詩人和作家，出生於上西里西亞一個天主教貴族家庭。他的詩格調明快，浪漫而虔誠，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性，深受舒曼、門德爾松、勃拉姆斯等作曲家們的青睞，是被譜曲最多的德語詩人之一。他的詩《月夜》和《傍晚》，以及小說《一

縱觀華人文學近二十年發展的整體樣態，我可以階段性地評判華人地緣文學與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從文本的多樣化層面來分析，華人地緣文學的多樣性是在世界文學格局下的中華文學衍生出來的多樣性。華人地緣文學因此既有獨立的中華文學源流中發祥的中華式海外文學形態，但又融合於世界多元文學共存發展的總體狀貌。因為華人文學在世界文學某些同源構造的表現形態上，出現了地緣文學語境下的表現形態上的變構現象。從華人地緣文學在全球範圍的發展現狀來研究，變構的主流是本根文學在當代的別國化趨勢，但其文學視角的觀照基本表現為中華傳統文學的新移民特徵。具體的寫作狀貌反映在新北美華文寫作群的作品分類中。

近二十年，新北美華文寫作群在世界地緣華人文學共存體中，佔據了地緣文化差異圈核心中的特殊地位。主要體現在小說、詩、散文三大體裁的華文創作形態中，以“異鄉文學”、“僑居文學”、“流居文學”、“渡海文學”、“後移民文學”、“漂島文學”的跨域轉型模式，形成與世界文學當下主流發展相輝映的新中華文學北美化表徵的格局。從傳播活躍度上優先於港澳台華人文學。

我設想，北美華人文學群體的形成，是邊緣化轉向主導化的文化規律的必然產物。根據文學的內在規律，文學發展的觀念轉向與新的視角變化，必然取決於文化結構提供的內源性動因。一個多元結構的文化母體是內源性動因的生成條件。事實表明，世界範圍內華人文學的多元化進程和多形式演化，從根本上，可以追溯到中華文化語境的母源依據。從文化的本質維度來作探究，一種外層文化區段與一種內層文化區域的交互共存體，只有讓內層文化區段與外層文化區域兩者之間的自增長性、內在可容性、異源共歸性，統一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一個公共的文化包容體成為可能。

正因為中華文化語境（語言的文化背景、時空環境）作為文化流變的母源依據，才使得北美華人文學群體文學觀念轉向的內源增長點，以“異鄉文學”、“僑居文學”、“流居文學”、“過渡文學”、“後移民文學”、“漂島文學”的形態，構成了與中華文學母源相關聯的外在形式。我結合海外僑居詩人陳銘華的創作歷程具體提出以下內容的探討：

一、華人文學作品的寫作方式與母源文學的寫作方式同構

我發現，一種母源文學的文化形態與另一種地緣文化的相互流通，雖然會形成一種文學的文化價值與另一種地緣母源文化相互流通的動態趨勢，但母源文學的文化形態的互動是有限的、相對程度上的。華人地緣文學雖然分化出各種地緣感知形態上的變式，讓多元文化視角激發除了新的創造力，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本質性的母源基準成定性。實質上，只促成為一種海外視域中的中華文學樣式，而不是殖民的樣式。因為海外跨域中的中華文學樣式是華人構成的創作主體樣式，這種主體的創造性並未脫離其主體內源思想緣構的母源創造性。所以，文本形式上的地緣化，並沒有完全解構內在精神上的非地緣化。我們只有這樣界定文化地緣上的同質化與異質化的矛盾，才能把世界語境下的華人多元化地緣文學，理解成一種中華文學的海外多元化流變文學。因此，只依靠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有效溝通途徑是不夠的。我們沿著這個路徑來讀解陳銘華的詩：

午間好風吹過稻田
瞬息落霞飛越綠楊
採蓮人那兒去了
別驚起塘邊白鷺
增添匆匆行色
今夜火車誤點
恰好遇上江南春暮

——《滬杭線上》

這首詩顯示出早期華人文學取向的書寫風格，詩句功力不在逞豪放，也不盡顯典雅，而是借助鬆弛閑柔的元曲和唐詩混合的底蘊，弄出一種世外老莊的脫塵之智。既有少許的歐美現代詩的口語意韻“火車誤點”，又有深厚古典漢詩的幽險構詞法“落霞”、“行色”、“春暮”。整首詩讀起來，著手成春，現出幽人空山般的禪境。彷彿同時穿越了唐詩、元曲、後現代詩的心靈空間。洛夫有這類詩風，但屬於港台派，與陳銘華的北美派有禪化詩味上的區分。同屬華人文學，但因地緣文化的外生性影響，也會有脈理的異象。

生與死

距離太短了

我們刻意

走崎嶇一點的路

——《山》

死亡雖然可以以夢為中介傳媒，超越著自己的肉體空間與時間，超越著所有在世的言語傳遞方式，但生命本身不容許我們無限延長生與死兩極之間的時間距離。甚至生與死兩極之間的時間距離，連生命本身都不能單方面決定。於是，生與死兩極之間的短時間距離，迫使人們讓生死的短距離，在崎嶇坎坷的歷程中變得延綿、豐富、曲折、長久。《山》這類詩屬於中華古典箴銘詩的現代變體，以隱喻一種哲思演繹為題材的主旨內容。《碑》、《洗臉記》、《越戰退伍軍人》、《舊雨》、《秦淮河五行》詩作也屬於這種取向。

我覺得，世界範圍華僑、華裔文學與母語寫作的繼承和流變，客觀上，已經屬於全球地緣共存體寫作的有機部份。從中華文學的整體看，華僑、華裔文學是以母源文學的狀態流散於地緣文學的版圖，從世界文學的整體看，華僑、華裔文學是以跨越地緣的狀態融入世界文學的結構之中。這就讓華僑、華裔文學具有在文化交接邊緣發展自身的獨立文學樣態的特殊機遇。華僑、華裔文學這類跨文化書寫策略下的地緣對接式文學，不僅處於文化交接邊緣的語境下，還

處於兩種或多重文化背景中漂泊的中華文化的語境下，因此，華僑、華裔文學在文化融合境遇的共存環境中，更具有發展自我創新能力的文化契機。我們可以在陳銘華的代表作中，深刻體驗這種文化融合境遇下的文化契機，在文學作品創新中的體現：

婦人 我要藏妳進硬碟機去

用最 cool 的程式來還原

愛給朝露 夢給苔蘚

眉給蜂蝶 鼻給花粉

襟前雙鷓鴣 嘆嘆

飛入我的懷抱

啊——嚏

春天於焉成形

——《春天的遊戲》

這首詩不僅在內容構思、題材選取方面有融入了地緣文化的色彩，而且在漢語母語句法結構基礎上搭配了英語單詞 cool（酷）的成份，創造了一種類似於隱語修飾表達式的語義與語感的新奇融合，讓句子用動詞修飾名詞來產生一種詩意效果，這種國際一體語境下的混種詞語符號搭配的英漢夾雜現象，是陳銘華從漢語的空間圖式根基，去改造、豐富英語的時間音樂根基。這就象徵著陳銘華對中華文學語言表達句法、詞法形式進行多元變革的自我建構的觀念已經形成。這是與詩人僑居美國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尋找自我意識的狀態分不開的。

從詩中，我們能感到陳銘華正在形成與固化自我文學身份的寫作形式與文學的座標點。這是一首讓美國華人看的作品，又是讓世界地緣華人看的作品，同時也更是讓中國人看世界的作品。於是，這首詩象徵著世界文學中的華人視線的分支。它處於北美、世界、中國三者之間。試看《Sensor》這首詩從題材的角度體現英漢語符融合現象的探索：

讓我在前院種幾叢花探四時的消長

讓我在後院蓄一池水測日月的盈虧

讓我在實驗室出盡方法來量度

冷暖、厚薄以及愛恨等等

最後請將我接上高壓電流

裝置在莽莽天地間

俯仰一生

這首詩雖然有劉禹錫詩風的餘脈底蘊，但詩的意象已經不是純粹的中華文學創造的原體意象，而是陳銘華自己認知中改造過的中華園體詩意意象。由此可以感受到陳銘華，在詩中隱含的接受了兩種母源文化熏陶的變式狀態，如何對文學形式作出了跨文化意義上的綜合構建。這種第三類文學話語的深層結構，表徵了陳銘華自我在中華文化根性話語權視域中，對世界文學多元性話語狀態的認同，而不是對美國主流文學話語的任從。中華文學相遇北美地緣文學的寫作處境，本身就是與世界性的處境相遇，這向華人文學提出了世界視野的思考。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居美華人文學群，與旅美華人文學群之間存在著世界文學多元性文學認知觀念上的微妙差異。陳銘華《遺言》這首詩對這方面有深刻的思考與揭示：

我的詩便是了

寫在水池邊的水漬

迅即浮出時間的軀殼

可解或不可解都毋需實現

歡樂的請大家分享

凄美的隨我

死於異邦

二、華人文化模式決定了文學存在的華人模式

我需要指出，華人文學狀貌的地緣遷移化，無法改變海外華人文學主體創造者的思維方式、情感方式、表達方式、體驗方式、想像方式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本能機制，這是由文化母源的根性框架決定的。

分析世界文化發展史，各個地理向度上的文化現象，反覆在本我一元的母代中，以時態的邏輯，與其他地理向度上的異域文化（異質）一元的母代，發生著交叉、平行、重合、拓撲的關聯，這就是母代的共同一元，在空間上共存而又發生交融的多元的來源，並實現從中心到平行對等的過程生成。所以，在這

點上，多元主義並不是相對主義。而是多元總體主義。而且，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演化史，完全對應了進化結構。其中的抗性、適應、變異、演替、重構、共存、再生，完全是創化中遵循的進化本底。無數的一元平衡被打破，自然就派生出多元。多元的暫構在解構更多元的過程中，造成了文化體系的本質，對應四個發展維度：疏抗化、邊界化、融界化、多界化階段。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元的或維的界線，只有在跨越後才又反促新的前沿邊界拓撲化，所以，有跨越才有新的前沿。因此，任何文化類型，只是多元角度的一個角度。這就決定了文化本質上不可能對立地決定文化的單一。文化總是有共元的多維化特性。向文化多元界面中介的他者體系發展，意味著超越一元文化自身的單一而向新的界域開啟可能性，也意味著，向自體與他者的融合間性的自由域開放。

華人文學狀貌的地緣遷移化，正是華人寫作群落適應了新的寫作題材、內容構思、語言形式的地緣差異環境，才使得華人寫作群落本身的寫作思考與策略發生了內因演替的新轉向。這屬於典型的地緣空間的寫作方式演替，不僅是隨地緣寫作與思想、情感環境變化而相應地發生形態轉變，同時也是某時期的寫作群落通過反作用促使地緣環境發生有利於寫作發展的方向而變化，而這種變化了的環境發生作用，形成新的寫作群。可以說反作用——作用系列，是以寫作群體的自發演替變為根據的。

極為重要的是，華人文學狀貌的地緣遷移化有著低層次到高層次，由簡單到複雜，由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由一個群體代替另一個群體的自然演變現象。北美華人文學群比起歐洲、港澳華人文學寫作群，更具有寫作個性集中、取向趨同化、傳播媒介意識強、母源文化根基深厚、地緣文化融合度高的演替優勢。例如詩作《漢陽陵俑事》、《秦淮河五行》，反映出母源文化根基的深厚底蘊：

你半跪著伸出
溫婉的雙手

沏茶還是斟酒

我愈挨愈近
直到額角冰涼生痛
纔驚覺
我們離文景之治
畢竟還隔著一層玻璃

——《漢陽陵俑事》

烏衣巷口毛澤東題了一首劉禹錫的詩
從巷這頭行到巷那頭撞見李香君故居
朱雀橋邊麥當勞和肯德基笑得很曖昧
小船繞過狀元樓專治性病的大字廣告
夜泊的酒家赫然就在夫子廟出口一隅

——《秦淮河五行》

我們再比較加拿大華人和平島《新桃花源記》一詩的寫作風格：

你揮一揮衣袖
就把我送得好遠好遠啊
遠到山窮水盡處
無論出岫還是入岫
都是艱難的抉擇
冰川又更換了幾回人間

這類北美韻味的華人詩作，與李景斌、洛夫、余光中為主導的港澳台風格的詩作多樣性相比較，在應用傳統漢詩語體句法、題材發掘、內容構思、體驗視角的感受等諸多方法變構方面，還是有又連續又間斷的區分，存在一種對文化嵌入環境認知上的選擇域。我由此推斷，華人地緣文學狀貌的多樣性是文化語境形成的可延展性，正反應了文化型的文學是一種活性的應變需求的有機形態。可以說，文化空間異質性的跨域多元性，是因為跨域文化需求的多元化所必然決定的多樣延展性。我們試讀：

最初的感覺是一塊燒紅了的鐵快將冷
凝成劍……但我知道不是的！水上樂園的
每一種遊戲，其奧妙是必須將自己曬得通紅，
跟著飛瀑直下三千呎，嗤一聲衝入水裡……
九轉之後化為一尾剛出油鍋的香脆成熟的魚，
昂首進入四週全是綠的黃的紅的比基尼式的
配菜之間

在碟中央，每一次我死亡前驚恐的眼神
皆因此而變得充滿了感激

——《輪迴》

那時少年遊、綺羅香、蝶戀花，我整
罷衣冠一路念奴嬌去了早朝……你秋
波媚、點絳脣、聲聲慢，長相思在長
千裡家中……一別時光迢遞，眨眼千
年光景

子夜剛過，山中燈火一盞盞熄去，月
光漸漸燃亮這四面字畫的廳堂……風
入松、鶴沖天、烏夜啼，一群來自不
同地方的人揣摸著，許多淒美的回憶
都像既即回到這一個黑漆古的晚上

——《夜觀漢鏡》

從陳銘華上述突破詩與散文界限的長詩句和其他詩作《清明上河圖》、《尋》、《離魂記》、《樹猶如此》、《異鄉人》、《回眸》、《變形記》、《2020 記事簿》這些象徵傳統與現代融合的詩篇，讓我感知到，文化型的文學傳統是一種消解的時候有建設，建設的時候有消解的相互回溯。文學中演繹的傳統和現代相互共有的過程守恆性，不會從根本上消解相互之間新的變化性。這樣的話，現代必是傳統新起點的原因，傳統必是現代未來改變的結果。

我的看法是，華人地緣文學的總體狀貌從二十年發展歷程看，基本形成西方地緣的文學活性與東方傳統文學智蘊相結合的定式，使得兩種文學母體的相互鑲嵌構成新維度上的世界地緣性華人文學圈層。由此反映出，每個文化自足系統核心之間都是獨立的向心端線與離心軸，所有的異質與均質交流、接觸、整一都由核心來執行。每個文化核心都具有固定的本源結構、執行單元、邏輯單元的佈局。並且，每個內核都自己的母體邏輯單元可資運用，都有自己的呈現路徑。可由自身基本創新核，最終集成大規模創新系統的不連續積累過程。

2021年9月成都

重上詩意的美學殿堂

◎金敦

——賞析陳銘華詩集《重返地球》

在《新大陸詩刊地球站》微信群裡，詩人陳銘華與其他詩人作家互動時談諧調侃的語言，讓這個詩人作家群平添出生色生猛的文學煙火。詩人的怪、浪、癩、真、瘋、羈、痴、摯、愛、憎、嬉、頑等滲透混元，形成一種睥睨世間又熱愛生活的詩人個性特質，面對眼前這個多元且急速旋轉的社會場景，無法以常人之態遊戲其中，自詡“詩人”，要活出另外一種被世人無法理喻的藝術活法，那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追求。詩，它傷害了詩人，落為情感世界的吉普賽人，也成全了詩人，世人皆醉他獨醒；詩，它一度驚醒沉睡的“夢中人”，當它從藝術皇冠上跌落人間，詩，注定流浪山林河川浪跡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如一壺濁酒溢香人世間。

詩人陳銘華 1956 年生於越南嘉定，祖籍廣東番禺，西貢明德大學中國文學系肄業，洛杉磯州大電機工程系畢業。他在越戰期間的越南南方成長，1979 年定居於美國洛杉磯，是一名詩人和電子工程師。漢歐風雨交疊他的心間，彙流出凌駕漢字與字母之上的一股文學清流，他的文學作品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學，不同於現代範疇的歐美文學，屬於海外華人華語藝術創作群落，特有的別於其它漢語方式的敘述語言語氣，屬於他自己的風格。

他在詩集《重返地球》的代序詩中，語言談諧調皮，展現出詩人的真性情，有一種親切的時空縱橫之感，這是陳銘華先生的自序嗎？是的，想像與幽默並存，是他寫詩做人的特點。“曾經滄海我離開，浪跡宇宙某一方。如今地將老天即荒飄然回來，驚見人類還是群居動物：世界如此荒謬，三魂七魄果真如一束電波的話，那麼，親愛的，請原諒我隨時又要遠行了”詩寫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時間恍惚過去十年了，依然鮮活如初，從中窺見他的詩文有超越時空的能量，他與他的詩具有華語詩壇少有的詩意獨特性。

這首詩創作於 1983 年 3 月香港的《地下鐵聯想》，對香港的生活聯想豐富，

想必三十四年前的陳銘華是一位英俊瀟灑，意氣風發的年輕詩人，性格棱角分明，詩情狂放不羈，總想寫出一鳴驚人的詩作。“而說什麼也聯想不起／颱風來前，太平山上無一處花開／颱風過後，宋王台前有幾人無家可歸／若非讀早報讀到：／那把妻兒留在鄉間的單身漢／終於跳樓自盡的消息／若非移民局官員前倨後恭／香港應該還是香港／東方之珠應該還是三年前／一艘孤帆漂入維多利亞港的黃昏／一個安南女子眼底／那朵淚／流盪，流盪……”顯然，詩人的詩作傾向於不動聲色，用一雙成熟的眼睛和穩健的筆調寫下，1997 年前的香港是這樣，那麼，之後的香港走向何方？詩人沒有說得透徹明瞭，只說那朵淚在流盪，留有空白讓人們去遐想。“車到尖沙嘴，一九九七尚遠／從地下出來，一腳踏入酒吧的時候／發覺天無顏色／羅湖橋和界限街，來和去之間／又將建什麼樣的車站”天無顏色，可能寓意香港依然是原來的香港，但來和去之間，建成怎樣的車站值得觀望和期待。車站這一意象具有聚散離合的喻意，不僅影視裡常出現，在詩、小說裡亦多有閃現，另有對車站的解讀，它是現在與未來的中轉站，過去已去，未來將至，陳銘華作為流淌著華人血液的詩人，潛意識裡冀盼香港永遠繁榮昌盛。作為越南走出來母語為粵語定居美國的華人，他對香港有一種天然的傾慕與喜愛，這裡是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繫有海外華人的濃厚情感所向，在那裡，他能找到中國傳統的文化，能沐浴西方文化的雨露，故在詩作裡為香港一吐為快。

這樣情愫的詩作，在其它詩作《夢在西貢》《不忍池遺事》《雨變》《殘堡》《大連三章》《生存方式》《酒泉夜雪》《飛天》《印第安人》等亦如此。他好像對越南西貢、峴港、海灘及棕櫚、榴槤等情有獨鍾，寫於 2018 年 3 月 21 日，這章散文詩《吃去來》痕跡明顯，“從西貢到洛杉磯，從少年到白頭，好

長的路程一瞬間／／從洛杉磯去西貢，同等的距離，總有一次能從白頭回到少年吧？不料每一發燒，便驚醒於槍聲炮聲公安吆喝聲中，故鄉成了他鄉，他鄉空剩得／／山竹椰子芒果牛奶果釋迦果甘蔗汁牛粉炒粿捲餅焗蜆烤肉檬鹽燒蝦宮廷蟹法式麵包與及又甜又酸又辣五味雜陳的生魚湯”人生來來去去離不開吃，填飽肚子同時，吃同樣是一種美好追憶，身體粗壯的陳銘華嘴大吃四方，能從世界各地的飲食上，喚醒許多詩情畫意的詩作聯想與創意。

擁有《重返地球》這麼大氣磅礴的書名，詩人陳銘華不枉中學時期即開始寫詩，1990 年 12 月偕詩友創辦《新大陸》詩雙月刊，長達 30 多年主編出版《新大陸詩刊》，可窺見他對中國大陸、台港澳及海外詩人作家的了解層面有俯瞰視角，詩學美學底蘊厚實。或許，這部《重返地球》是他從 1980 年至今，以中文撰寫的關於旅行反思之詩集，多少覆蓋了他曾出版的詩集《河傳》(1991)、《童話世界》(1993)、《春天的遊戲》(1996)、《天梯》(2001)、《我的複製品》(2003)、《防腐劑》(2009)及《散文詩五論》(2020)等。

純正的率性詩人，一生寫詩讀詩愛詩走過幾重天？恐怕沒有定數。有詩人寫過驚天之作，如璀璨流星劃過夜空，戛然而止，讓人空嘆生命無常，徒生人生幾何的感慨。何謂出類拔萃的詩人，或要歷經王國維《人間詞話》提到的三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多少詩人年輕時期，窮盡詞彙去表達熾熱的情感，而得不到一個滿意詩意境地。“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把愛情的相思轉化為對寫詩的寫照，一首會當凌絕的好詩或一部卓絕的小說，何其嘔心瀝血啊，寫作不跨過這個劫難，怎再上一層樓呢。“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苦苦尋覓的文學真諦，不在遠方的山川河流，自身縱有萬水千山在胸間。像人生射向未來的拋物線，飛來繞去一個大圈，發現生就是死，死亦是生。陳銘華在漢語詩海裡遨遊 30 多年，已走過以上三境界，甚至走的還

要深遠，其結果是擁有自己的詩學認知，融人生、藝術為一體的美學理論。詩人作家及藝術家的創作莫不是如此，方才抵達文學詩意的美學殿堂。一切轟轟烈烈的過往之後，還原為樸素的生活人生。

人過花甲之後，詩人陳銘華憑借長達30多年的寫詩和主編《新大陸詩刊》經驗，積澱的詩意美學噴薄傾瀉而出，他擎起一面詩美旗幟，上面寫道：中國現代詩裡面的“詩歌”標注，到了回歸詩意本來的原始面貌，詩就是詩，詩歌不是詩。為什麼是詩而不是詩歌呢？他開始喋喋不休的說裡面原委，有人認真地聽，有人不以為然，惹出他執拗性子，非得讓詩人或熱愛詩的人，知道詩與詩歌的區別所在。

他在《為詩正名》中反覆提到：“‘必也正名乎！’，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之故！詩就是詩，詩本身就包羅萬有，一切情感哲思，各式表現手法、媒介皆能融化其中，海闊天空，愛怎麼寫就怎麼寫。韻文行，散文也行；押韻行，不押也行；音樂性較強行，沒也行。抒情詩、意象詩、口語詩、散文詩、敘事詩、史詩、風雅頌等不同的詩都是詩。稱“詩”或“詩歌”不是一個單詞或一個詞組，也不是約定俗成或不約定俗成的問題，而是本質的問題。如果‘詩’和‘詩歌’真的是同一種東西，那稱“詩歌”的目的是什麼？將歌死拉硬扯的和詩拼湊一起，是認為詩就是歌？還是詩沒音樂相配成不了詩？有必要加上一個歌字去強調嗎？強調什麼？強調詩的最高藝術成就就是變成了歌？要強調的話，也是‘歌詩’才符合中文文法。因此，將詩分類易於辨識固然可以，但稱‘詩’為‘詩歌’，不論是名稱導致觀念抑或是觀念導致名稱的錯誤，帶著這樣混淆不清的語言和觀念來創作，中文現代詩能抵達的高度不免令人懷疑憂慮。於詩風不正之當下，實有去‘詩歌’一詞，為‘詩’正名之必要。”

經常有關“詩歌”一詞的討論，在詩人陳銘華面前已不是什麼重大新聞了。他只想大聲地說：“曾幾何時，詩還是眾門藝術中的先鋒，但‘詩歌’一詞將詩框死在與歌的緊密關係裡，妨礙了詩的發展。一些人認為叫‘詩’較為合理，又

覺得叫‘詩歌’也無不可，沒大關係。殊不知這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讓‘詩歌’這個詞一直泛濫下去。那麼多的先鋒詩人，難道不知道‘詩的最高藝術成就不是歌’嗎？不清楚他們寫的詩和歌沒有半點關係嗎？乍看之下，這種態度好像沒什麼關係，但因循苟且，對初學者和大眾而言，卻是一種誤導。”縱橫詩論，他可謂是一針見血指出誤讀詩為“詩歌”，存在致命的定義錯誤，一家之談定能引起眾爭鳴。

“未知綠葉／他鄉已否成蔭／怎敢叩門／怕怯怯應門的／不是你／仍是你”（《過故人舊居》節選）或“一樹梨花浮起昔日涅槃的灰燼”，陳銘華這些詩句，把現實與虛幻完美結合起來，一年一度，春天萬紫千紅，是人們青春好年華的綻放再現，同理，寫詩是收藏人生的歷程。“沉重從商鼎開始／宋盜之後失足／一步跌到晚近／整壺烏龍都化不開的／歷史”（《故宮博物館》1994年9月台北），“沉思的水青而且冷／照得見的一定是日潭／離家時的心情／天陰／無雨／鳥／從月潭飛起”（《日月潭之晨》），詩行雖短，卻能洞見他內心的大世界。如：“我的住房有一玻璃的海／每天清晨你都如約摸著／堅硬洶湧的波浪前來／隨意地為昨夜抖開一床金黃的／髮”（《太陽出來了》2002年3月15日澳洲雪梨）。

有一天，詩中意象不經意地盛開，如他寫《酒泉夜雪》裡“雪落／酒已成泉”，如寫《印第安人》裡“落日浴血／那滾石般的容顏凜然／我的前生”，詩美之境躍上眼簾，顯露陳銘華超凡脫俗的審美力。他想大隱鬧市，卻做不到，因為他是詩人，要寫好多的詩寫給自己寫給他人寫給世界，“人海中，邊走邊看靈鷲飛來／峰飛來，石飛來／香火千載猶是小時候聽來的傳奇／靈隱寺 隱在人海中”（《靈隱寺》1987年5月杭州）。

詩，到底是什麼？在詩人陳銘華心中自有答案。詩，對於個體人是一種認知人生的情懷，對於族群地域來說，詩，是人們集體意識和潛意識的美學共識。詩，它與人類共生共滅，人類的足跡走到哪裡，那裡會有詩意的情懷，以生命起始與終結的循環，鍛造出永不磨滅的動人心魄之詩……

2021年9月寄自深圳

初探“君生我未生”的演變與楊貴妃唐明皇愛情悲劇原因 ◎逸雲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這一名句出自唐代《銅官窯瓷器題詩二十一首》，作者不詳。見載於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下冊，《全唐詩續拾》卷五十六，無名氏五言詩，第1642頁，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版。

大概因為出自唐代，人們熱衷於把此詩附魂於楊貴妃身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簡稱《梧桐雨》，取自白居易《長恨歌》“秋夜梧桐葉落時”。今人葉晨講《梧桐雨》，使瓷器題詩昇華為低沉縹緲，空靈悠遠的愛情佳句：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

2015年安徽《亳州晚報》發表的《新貴妃秘史》完美地把《我生君未生》與楊貴妃與唐明皇的故事融和在一起。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我恨君生遲，君嘆我生早。
若得生同時，誓擬與君好。
年歲不可更，悵惘知多少。
咫尺似天涯，寸心難相表。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來世願同生，永作比翼鳥。
和鳴相伴飛，天涯復海角。
有日老難飛，互抱樓樹杪。
老死化樹藤，情根亦纏繞。

清初劇作家洪昇創作的傳奇（戲劇）《長生殿》，全劇共五十齣。前半部份用政治的眼光審史，如實記載唐明皇楊貴妃長生殿盟誓，安史亂起，馬嵬之變，楊貴妃命殞黃沙。刨析江山與美人，政治抱負與愛情之間難以平衡的矛盾。後半部份讓野史主導愛情浪漫，離位的玄宗到處尋覓楊貴妃的靈魂；楊貴妃也深切懷念唐明皇，他們真摯的愛感動了

上天，終於在月宮中團圓。洪昇以冷靜的眼光對待歷史教訓，同時也沒有忽略《長恨歌》。不過，當代人一廂情願，把忘年愛情視為楊貴妃與唐明皇愛情的主題，是對歷史的扭曲。他們愛情的悲劇不在於年齡的差別，中國文化歷來都比較接受少妻老夫。

最近，我把此詩中的“君”改為卿，簡略為《我生卿未生》：

我生卿未生，卿生我已老，
我離卿咫尺，卿若隔海角；
我生卿未生，卿生我已老，
恨不生同時，日日與卿好。

卿和君都指“你”（您）。為什麼我要把“君”改為“卿”呢？先比較一下：卿：1. 古代對人敬稱，如稱荀子為“荀卿”。2. 古代夫妻互稱：卿卿。（卿卿我我形容男女間非常親暱）。3. 朋友之間亦能稱“卿”。君：1. 本義：君主，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君，尊也。從尹從口，治理發號。封建時代指帝王、諸侯等，引伸為人的尊稱，相當於“您”。2. 丈夫。3. 君一般指男子。道德品行良好的人常稱君子。顯而易見，我用卿代替君，是因為“卿”比較平等，親切；沒有男人是天男人是帝的意思。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新現象詩寫作有感

還是在 1999 年初冬，當我重新提筆寫詩時，去書店買詩刊物遍尋不見，卻意外地買回一本《外國名詩鑒賞辭典》，特驚喜地讀到了美國著名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那首《紅小車》，一下子就被打動了。那麼多東西／依仗／／一輛紅色／手推車／／雨水淋得它／晶亮／／旁邊是一群／白雞。這首詩只是展現出一點極其簡單的生活中的真實現象，卻產生出震撼心靈的力量。平凡普通的現實生活中，一些無須粉飾雕琢的美，一直以來都在期待我們發現。不事張揚，不強加任何觀念，原汁原味，也許更能引人入勝。

詩寫者風格的形成，與閱讀時對某種風格作品的偏重不無關聯，下筆時難免跟風隨潮，不由自主蹙進狹隘的小巷。我把那些寫實詩稱為仿真詩，隨之嘗試著寫了一首《眼神》：誰走漏了風聲？／／風起處／風無影無蹤／／眼睛的魔力在於／它不停地說話／卻一句也沒說（《青春詩歌》2001 年 6 期）。眼睛不說話，卻讓你體會出某種意味，這應該就是仿真詩的特點吧？它輕巧、雋秀、靈動，活龍活現，像水霧中樹葉上骨碌滾動的露珠，意在言外，味在其中。接下來一鼓作氣寫下幾組仿真詩，有三十餘首發表在期刊和報紙副刊上，僅將頗能體現仿真詩特點的幾首摘錄如下。

《初冬》：落葉打著旋兒／像孩子們在玩遊戲／／螞蟻爬向低處／燕子找不到蝸居／／草呢？／花呢？／／小河咕噥一句：／問風去（《新詩大觀》2002 年 7 月）；《鐮刀》：亮光一閃／秋蟲就靜了／秋天就高了（2002 年《新世紀文叢》）；《倒影》：鳥飛得太高／沒入水草／／魚游得太急／撞碎削壁（《永久的夢想》遠方出版社 2001 年版）；《孤獨》：在牆壁上刷一層白漆／屋子就溫暖起來了／／漆味卻經久不散／被煙薰了／泛出乳黃色（《中原》2001 年第 1 期）；《門簾》：一腳門裡／一腳門外／看裡面的世界／聽外邊的天氣／／風吹過來／沒有響聲／門簾紋絲不動／／看外邊的世界／聽裡面的天氣（《

◎羅簫

青春詩歌》2001 年 6 期）；《啞語》：一個人說了很多話／肯定有無數眼睛在聽／／一個人說了很多話／沒有一絲回應／／一個人說了很多話／他緊閉的嘴唇始終沒有張開（《青春詩歌》2001 年 6 期）。有詩友說，這真的是在仿真，真到不能再真了。

可是，太苛求於仿真，難免會失真，會忽略本真的東西，使詩停留在表層，讓人讀來不過癮，感覺缺少點什麼。我試著把一首詩用兩種方式表現，顯而易見，效果大不同。比如《退避》A 稿：沙塵暴來了／一些霞霓退避／然後是小草／然後是路／然後是河流／黃天黃地／滿眼空白／好像什麼也不曾存在過。

《退避》B 稿：沙塵暴的影子滾來滾去／一些霞霓紛紛退避／然後是小草／在驚慌失措中沉沒／然後是路／在覆蓋中被覆蓋／然後是河流／將委曲咽進肚裡／一語不發（《青春詩歌》2001 年 6 期）。前後兩稿都是在寫真，A 稿單純、稚嫩，B 稿穩健、成熟，想像的空間也有所拓寬。再如《家》A 稿：在外想家／在家／想些解不開的疙瘩／／家／一言不發／／鞦韆上／一個孩子／悠來蕩去（《北方文學》2002 年第 11 期）。

《家》B 稿：家裡沒有鐵娘子／家裡沒有英雄漢／只有一掛鞦韆／／鞦韆上有個孩子／（男孩或者女孩）／悠來蕩去／讓人揪心（《邯鄲文學》2012 年 1 期）。兩首詩都是寫家庭破碎，角度不同，前一首太過淡定，後一首有了那麼一點撞擊力。鐵娘子不見了，或者英雄漢不見了，一個單親孩子多麼孤單寂寞，已經上升為社會問題，不能不引起世人警覺。

漸漸地，在寫作過程中，我覺得“仿真”局限性太大，不能充分反映大千社會中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態，必須從這個小圈突圍出去，寫出大真。於是，我寫出幾組似是而非的仿真詩。之所以這樣說，是我把一些生存現象在摹寫的基礎上略加渲染，使某些現象更真切。我把這些在當時詩壇略顯另類、青澀的詩作自詡為“現象寫作”。比如《空白》：

母親躺在病床上／盼有人來／來了又去的只是醫生／／兒子太遠／遠到三天還不見影兒／要是再有個女兒／再有個女兒……／她就這樣和自己聊天／／母親躺在病床上／望著天花板發呆／那上面沒有什麼／那上面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那上面（《詩刊》2002年4月上半月刊）。再如《看醫生》：有病了／去看醫生／醫生為什麼／不來看我們？／並且還要排隊掛號／手伸出 脈不敢跳了／也許 跳得更快／臉張開 讓翻開的眼皮看看／醫生的眼睛／使勁看著什麼／舌苔白些什麼／隱痛窩在心裡／能聽出 真正的病因嗎？／那張紙已被密密麻麻的花草根皮擠滿了／一匙紅糖能使味覺變甜嗎？／懶得說話的醫生／最後說了一句話／想想 藥與病誰苦／就什麼都能咽下（《詩選刊》2002年第9期）。讓身邊詩友驚奇的是，那年，我居然在三十餘家報刊發表上百首偏重於寫生存現象的詩，並且連續數年有詩作被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編選的《中國詩歌精選》選載、被《2004文學中國》和《2000-2002中國詩選》選載及多種詩論壇年選刊載。或許因為別具一格？或許眼睛裡真的真有眼睛？月光裡真的有星光？連我自己也懷疑，一堆現象在五彩繽紛的詩壇真的會佔有一席之地？現象會不會成為一根繩索，使詩意蕩然無存？會不會在無形中束縛住想像？過多的敘述會不會形成障礙？點到為止嗎？技巧顯得尤其重要嗎？較之口語詩，更注重形象和過程的選擇與刪繁就簡嗎？諸多問題困惑著我，好在那會兒只是嘗試，寫就是了。沒料到十年後，我沒從“現象”的迷宮轉悠出來，反倒痴迷更甚，還想嘗試下去。

現象是認知的前提，現象學即世界學。胡塞爾認為，“直觀”是唯一能理解真理的方法，認識的本質在於直觀。現象詩與現實主義的觀點不謀而合，其特點是偏重客觀性，盡可能如實反映生活，恢復世界的本來面目。繁忙的工作之餘，我愛呆在只有一個人的陋室想一個人或許多人的事情，愛把一些事情本真地或稍加修飾搬出來，晾在稿箋的陽台上，然後默不作聲地聽別人說你這些東

西裡面有一種空靈的東西近似於禪意，我倒沒覺出什麼，又仿佛覺出些什麼。《打禪》：濃霧中是誰在走？／沒有聲音／／空空的一個人／看不見濕濕的自己（《詩選刊》2001年12期）。而我發表在《詩潮》2005年7-8月號的組詩《傾聽》應該是從仿真過度到真正意義上的現象詩。摘錄其中兩首：《夜晚不該這樣》：夜深了／兒子還不回來／我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是想阻止／兒子和陌生人聊天／近來網吧封閉得很嚴／關著的那些門／是不是一直在開著？／這是最後一家／沒人進去／我得呆在這兒／直到有人出來；《現象》：你攥住它也就攥緊了自己／事實上你是被你／尚未攥緊的事物攥住了／一只皮球滾來滾去／逃不出貓咪的掌心／你就是那只皮球／我是空氣伸出的利爪／不露形跡。這首詩似乎在不經意中揭示了詩寫者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現象是一只皮球，滾來滾去，詩寫者是空氣伸出的利爪，眼與心與手並用，總有捕獲住那只皮球的時候，至於能否把玩於掌心，就看詩寫者的造詣了。

社會發展到高科技的今天，對每一項技術，無形中提出了嶄新的要求，詩作為文學品類中一門特殊的技術，原本就不該固定在某個框框裡。現象詩對客觀外在世界的敘述與暗陳胸臆是密不可分的，關鍵是要表述到最佳。不應該是一幅畫，只塗寫表面；一個層次，一目了然，似顯單調；壘砌的是牆，稱不上靈動。《學習班》：小小竹籠裡／一群鴉雀無聲的麻雀／伸長脖頸／聽籠外／一只鶴鶉的叫聲／又遠又高（《邯鄲文學》2001年第5期）。這首小詩只擰一根細小的枝條，卻讓編輯趙明宇銘記於心，十年後仍能一字不拉誦讀出來。《日全食》：這真是不可思議／月不是很亮嗎？／／像一個人擋住另一個人／什麼話也不許說嗎？／／難得的景致／瞧不見還要瞧嗎？／／錯開才好玩／讓樹葉變成雙眼皮嗎？／／光芒使溫暖重現／陰影是另一場寒冷嗎？（《詩選刊》2002年第9期）通感與思辯同時插入，一盤問題端出，想想，再想想，再想想，原本凝重的生活，愈見凝重。

現象詩中的敘述也應留白，切忌直白。空間感會加重詩的份量，而有些看似贅述其實不可或缺的敘述也在加重文本的品質。峰回路轉，筆頭一挑，或許又是一個詩眼。柳暗花明又一村，把握得體，平凡的事物霍然脫離低級趣味，上升為高級，也是很有可能的，就看你能否一挖再挖，反覆淘洗。值得一提的是我發表在《鴨綠江》2005年第3期上半月版的組詩《內心的陰影》中的兩首詩：《那時》：張口就有飯吃／伸手就有錢花／／簽個名你就到了／說聲出門你又公差了／／提著手 戴著頭／走起路來身子也是輕的／／那時你是獨立的／像一滴油在水中／／漂浮至今；《灘塗上的鵝卵石》：這群流浪者／內心形成陰影／／在夜晚起飛／在白天相互撞擊／沒有退路／／它們是石頭／遺棄了河流。前者寫的是平凡普通的機關生活，很難寫出味道，但一滴油在水中漂浮至今，倒也味道足矣。後者把下崗分流人員比作石頭，遺棄了河流，引人反思。

一直以來，我固執地認為詩意的挖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或許自己愚笨，越寫越難，越寫越灑脫不起來。有時索性不寫，轉向大量閱讀，希望從域外詩中借鑒些什麼，末了依然固我，依然像隻螞蟻，啃不動那座大山般的骨頭。我寫過一首小詩，數月時間內修改十餘次，才拿出去，沒想到很快就在《鴨綠江》發表，還被2005年中國詩精選本《詩歌》選載。《無動於衷》：一片葉子落下來／砸在另一片葉子身上／／一片葉子——／既是雨滴也是淚水／既是花瓣也是沙礫／／一片葉子就這樣砸了下來／沒人喊疼／／此刻／世界是靜止的。另有一首詩，打磨兩年多，由三十餘行縮減成十五行，只有107個字，發表在《時代文學》2005年2期，並獲該刊當年詩優秀獎。《空白》：時令翻到今天／滿眼空白／像是進入了暮年／閱讀每每出現錯覺／什麼也無法發現／彷彿什麼也未曾發生過／雪是另一種白／雪在飄落時／已經開始溶化 無字／連一根細草也沒有／崖畔 一棵孤立的樹／枝杈緊抱著一只雀巢／像一片不肯凋零的葉子／在季節之書封底／忽隱 忽現。這

就是挖掘與打磨的好處吧？迷茫的雲霧經不住反覆打磨、推敲，它們大踏步退卻的時候，便是青山或者巉岩偶爾露崢嶸的時候。還有一首詩，幾經打磨之後，覺得很乾淨，乾淨到只剩一些純現象，但我特偏愛這首詩，並自詡為它就是現象詩的代表之作。《睡》：一覺醒了五次／五個夢都沒有做完／還得睡下去／這次沒有做夢／卻被呼嚕聲吵醒／睜眼看了看／一隻貓正巧也睜開眼睛／在窗玻璃篩進的陽光裡／從一個方框臥進另一個方框／床上的人翻了一個身／忽悠一下就醒了／貓仍在酣睡／一位早起的人／一聲不響地／走出門外（《詩歌月刊》2002年10期）。

基於現象詩是從眾多現象中挖掘提取出來的，我想改稱“現象詩”為“新現象詩”。所以加一個“新”字，是因為平凡簡單的現象經挖掘再提取出來，變得不再平凡簡單，甚至趨向於高級，更因為一些現象被賦予了生命的意義。一些深層的情感凸顯於外，一些鏗鏘說教埋伏於內，使得現象們光怪陸離，眩人眼目，震撼心靈。不是任何一種現象都能入詩；不是老河口的燴菜，亂燉一氣；不是天津狗不理包子，名字越怪越唬人越招人喜歡；不是浮萍、空中樓閣，只晃在表面或高懸半空。當今詩壇風起雲湧，新現象詩理應堅持不懈地朝著內部功夫進發。這是一個咄咄逼人的時代，每個人都在退後，明天一定會跳得更遠。一位詩友不無諷刺地說，新現象詩是花生米，炒炒，更香！我想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另一首詩：《給一個窮苦的老婦人》：在街上嚼著只／李子手上還拿著／一紙袋／她覺得好吃／她覺得／好吃 她覺得／好吃／／你能看到這點／瞧她吃手上／咬剩的半個／那副勁頭／／吃舒坦了／熟李子的慰藉／似乎充塞空氣中／她覺得李子好吃。詩中反反覆覆出現“好吃”二字，讓人涎水難抑的同時，同情感油然而生。像一幅素描畫，展露的卻不止是饑，而是貧苦老婦人某一時刻的幸福相，一只梨子就能平衡慾望，還有什麼不能讓我們滿足的呢？

（未完，待續）

拉米斯（Petrus Ramus, 1515-1572）是法國中世紀哲學家、邏輯學家和修辭學家，基督教新教徒人文主義者。他曾先後學於屈茨（Cuts）和巴黎的納瓦拉學院，於1536年取得文學碩士學位。他曾在巴黎的勒芒和萬福馬利亞與德隆一起工作，講授一種改訂本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因此，他們對亞氏的三段論法（Syllogism）極為不滿，在拉氏的影響下，塔隆據其說法改編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時所用的原則，並且也改編了西塞羅（Cicero, 106-43 BC）的修辭學。這些革新使那時的學者大為憤怒，唆使法王於1544年禁止教授他的課程。但是1547年，新王亨利二世取消了對拉氏的禁令，並於1551年任命他為法蘭西學院的欽命哲學與雄辯術教授。1561年改信新教，因而晚年被教會敵人迫害，在聖巴托羅繆大屠殺慘案爆發中被敵人僱傭的刺客暗殺，遺作甚多。

拉米斯認為邏輯就是辯證，這影響了16和17世紀，雖則他忽視了邏輯作為探索方法，而視為一種論爭的方法，其內有構思和排比，發現證據和如何構思的材料組織起來。但是拉氏在哲學和修辭學領域影響十分深遠，餘波及二十一世紀的後現代。

拉氏認為重要的比喻（Tropes）有四：一為反語法（Irony）、二為隱喻（Metaphor）、三為轉喻或換喻（Metonymy）、四為舉隅法或提喻法（Synecdoche）。有些後來的注釋者將該四種比喻納入而稱之為提喻法。儘管如此，隱喻得到莫大的注意。隱喻的部署和詩人有密切的關係，是常用的比喻，尤其是美國當代的語言詩人。

愛寫小說的人多喜歡用反語法和冷嘲命運來指事情的結果，與預期往往是相反的。希臘文人認為隱喻是用來作車輛把沉重的負擔帶走，他們認為換喻比隱喻狡猾很多而用途複雜，往往有文字魔術性或有命名的能力，其中有三個層次：“轉”或“換”、“置”和“置換”。弗洛伊德將其放入精神分析為“替代

學習”（Substitution），提喻法則是以局部代表全體，或以全體喻指部份。

中國詩人自古至今善用修辭和各種比喻。雖然原因很多，但筆者認為，沒有國教拘束為一重要的理由。

美國麻州理工學院教授雅科布松發現患上失語症的兒童，搞不清楚隱喻與轉喻，他認為這是與現代人在異化與慾望追求跟精神分裂有關連。法國語言精神分析家拉康也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這是單元化與二元化的矛盾，隱喻與轉喻是相反的。命名就會產生暴力，也可以產生政治力量。因此尼采認為語言是活動的，也不是個體的，而是一支現代化了的軍隊。

注意拉米斯文學理論的知名文人有馬羅（Marlowe）、米爾頓（Milton）、福柯（Foucault）等。紐約後現代城市詩人奧哈拉喜用轉喻，因容易閱讀和推銷。好萊塢電影多用換喻，如雪花七友、星戰、蝙蝠人等。碰到抽象，我們應該授之以名，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這也是科學的第一步。

美國文壇上的文化怪人、作家斯坦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曾寫下：詩沒有幹成什麼事情，只不過是人在精神上的迷失、矛盾、慌亂，甚至到不肯服從、獻媚、出賣他人和撫摸其內的名詞！英國名詩人奧登也曾說過這樣的說話。當代著名認識心理學家（Cognitive Psychologist）喬治·拉可夫（George Lakoff）加大柏克萊教授說“美國要改良本國的文化，必要從認識心理學下手，要改造語言就是首先整好修辭內的比喻。”這段說話見於他十餘年前出版的名著《政治思想：不要想一頭大象！》（The Political Mind: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編輯筆記

十二月！《新大陸》勇闖第三十二年！柿樹葉紅了，九重葛依然開花，在感恩節這天來寫本期筆記感慨良多。就出版時間言，季節一日多變，況乎持續不斷逾三十餘年？至於日新月新之圖，自創辦人之一的陳本銘2000年去世前幾年始，實際上編務由編者一人承擔的客觀環境下，則頗覺不足。詩刊的創新容或受限，但詩貴於此應毋容疑！詩人在寫非“常詩”遇瓶頸回望“傳統”，在怠於習慣後又再前衛，想必是共有經驗。編者以為，“散文詩”的文字和結構，看似鬆散卻自然，如行雲流水變化無限，既適合千奇百怪的題材及各種內容，塑造實驗性的非“詩”或非“常詩”亦屬上選工具。《新大陸》近年推出的“散文詩專頁”即本此理念而設，歡迎來稿共創新潮流。唯秉承本刊1999年12月55期〈編輯筆記〉中宣告“詩歌”死亡的一貫主張，來稿不作聲明者，除引用原文、書名及組織名稱外，“詩歌”一辭將更正為“詩”，請大家注意。

《新大陸》公眾號精選歷年發表在紙刊上的譯詩及文章每週約推出三次，請讀者掃描封面底端的二維碼關注、閱讀。

感謝詩人章治萍代組本期特輯“中國民民主編小輯”！本刊並歡迎詩人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輯，請先來電郵聯繫編輯部。

186期高潤清〈小雪之夜〉中東坡居士之〈秋聲賦〉是醉翁〈秋聲賦〉之誤，創作日期2020誤刊為2021，謹向讀者、作者致歉。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1954年和鄧禹平、余光中、覃子豪、鍾鼎文等創立“藍星詩社”的詩人夏菁1925年10月6日生於浙江嘉興，于2021年10月16日凌晨5點45分，在科羅拉多州可臨視堡安然去世，享年97歲。

詩人羅青畫作應邀在2021上海首屆《匯彩Y當代》國際藝術展展出，並在11月2日開幕式上發表“視屏演講：中西藝術美學的基礎”。

詩人張錯新詩集《緣起時枕邊細語溫存：誦讀葛綠珂》今年10月經由台灣聯合文學出版。是詩人於疫情期間深讀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綠珂作品後，以詩展演的三十八場詩人對話。

《無夢之夜》A Dreamless Night——非馬中英詩選粹，已由芝加哥學術出版社於2021年11月出版，由亞馬遜在網上發售 <https://www.amazon.com/dp/B09LGPMM87>。

詩人冰花詩集《February's Rose》英文版，由詩人徐英才翻譯，將由美國 Finishing Line Press 於明春推出，目前正在預售：<https://www.finishinglinepress.com/product/februarys-rose-by-bing-hua-translator-yingcai-xu/>。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